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247  
29 June 1993

CHINESE

第三二四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3年6月29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西班牙)
成员国:	巴西	德阿劳霍·卡斯特罗先生
	佛得角	热苏斯先生
	中国	李肇星先生
	吉布提	奥拉海耶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匈牙利	埃尔多斯先生
	日本	丸山先生
	摩洛哥	斯努西先生
	新西兰	基廷先生
	巴基斯坦	马尔卡先生
	俄罗斯联邦	沃伦佐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尔布赖特夫人
	委内瑞拉	阿里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KD

下午3点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已收到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埃及、爱沙尼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拉脱维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西贝尔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什库尔蒂先生(阿尔巴尼亚)、哈迪德先生(阿尔及利亚)、卡比尔先生(孟加拉国)、穆明先生(科摩罗)、塔滕巴奇先生(哥斯达黎加)、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埃拉拉比先生(埃及)、艾恩索先生(爱沙尼亚)、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布卢基斯先生(拉脱维亚)、奥马尔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西先生(塞内加尔)、科瓦契奇先生(斯洛文尼亚)、阿卜杜勒·拉赫曼·伊萨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杰兰迪先生(突尼斯)、布尔朱奥卢先生(土耳其)和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安理会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还收到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1993年6月25日的请

求,要求在安理会上发言。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建议在安理会讨论本项目时,邀请他在安理会上发言。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而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5997,其中载有佛得角、吉布提、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委内瑞拉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此外,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科摩罗、埃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马来西亚、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已经加入成为文件S/25997中所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我的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是佛得角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GE

热苏斯先生(科特迪瓦)(以英语发言):我国政府和人民一直怀着沮丧心情注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

透过这一磨难,我们目睹正不断地、故意地、挑战地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波斯尼亚人民犯下的各种罪行。不断进行大规模强奸和强迫怀孕,种族清洗、滥杀、酷刑、蓄意炮轰平民目标和饥饿,主要作为塞族旨在征服和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的政策。

这种罪行遭到普遍谴责。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世界公民对这一悲惨的、不能接受的局势一再表示痛苦,并大声呼吁采取措施停止大屠杀,制止侵略和保护这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安全理事会开了无数次会议审议这一局势,并通过了40多项决议处理这场冲突。尽管安理会决定了措施,其中一些措施甚至是根据第七章通过的,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联合国未能采取行动遏制战争,有效地保护平民和停止令人发指的种族清洗做法。

我国感到严重关切的是那些拥有实力和手段并负有特别责任实施并确保执行安

理会各项决定的国家缺乏政治意志,确实,这向我们当中认为我们的安全和整个世界的安全最后只能够通过可靠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得到维护的人发出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

安理会和联合国组织未能有效地执行《宪章》集体安全规定,以期兑现安理会关于波斯尼亚冲突的各项决定,这必将对目前和潜在的冲突带来消极影响。那些想自行解决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的国家可能会把这一失败解释为联合国不能肩负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这一局势可能会升级,至多可能拖延军备谈判进展,因为可能从这场冲突中吸取的最消极的教训之一是,各国和各国人民今后可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卫。这还可能给安理会产生一个可能有损于其处理其他冲突的信誉问题。

作为联合国多数会员的小国的安全需要只能依赖对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尊重和对安理会各项决定,尤其是其第七章决定的有效执行。对这些小国来说,波斯尼亚的遭遇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

安全理事会不结盟成员小组—即吉布提、摩洛哥、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和我国科特迪瓦—认为,有关波斯尼亚冲突的政策目标最好通过联合国行动和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来实现。不幸的是,这一点未能做到,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因此,如果联合国不能采取行动停止武装冲突并保护波斯尼亚穆斯林平民人口免遭他们一直遭受的不断进攻—新闻界已对此作了大量报导—安理会至少能做的是允许他们自卫。

长时期以来,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协助保护波斯尼亚平民免遭进攻和进一步暴行的呼吁一再被置之不理。同时,根据第七章宣布的安全区继续不断地受到塞尔维亚人的挑战,其保护受到危害,而我们仍然目睹以武力占领领土和种族清洗的做法。

安全理事会不结盟成员小组向安理会提交这项决议草案,是响应旨在使那些在整个不幸冲突中遭受侵略和种族清洗的人能够行使《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其固有的自己权利的道义呼吁。如果联合国不能或没有政治意志采取迅速和有效行动,以制

止每天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的杀戮平民行为,我们应该起码允许他们正当地保护自己免遭这种进攻。

确实,这项不结盟小组的决议草案建议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禁运,以此表明,建议采取这样一项措施的唯一目的是使该共和国能够捍卫自己免遭进攻,而不是作为使冲突暴力升级的手段。

如果我们告诉波斯尼亚人我们不能保护他们免遭侵略和不断的进攻,同时剥夺他们自卫的权利和手段,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灾难性的。

有人说取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是一项绝望的政策。情况也许如此。但是,如果联合国不去解救他们,还可采取什么其他措施来保护平民的生命和几个月来一直遭受猛烈进攻和暴行的整个社区的生存呢?

不幸的是,在为使联合国发挥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应有作用所作的许多努力失败后,似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穆斯林社区在其装备精良的敌人(在整个冲突中武器禁运对他们只是一纸空文)手中,继续死亡和全部消失;要么允许他们行使基本的,固有的自卫权利,直至找到谈判解决为止。

不结盟小组通过提出这项决议草案,明确地作了后一种选择,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将是一个很大的,痛苦的错误。尽管取消武器禁运(即便只是为了防御目的)可能被一些人视为绝望政策,它也许是唯一在目前情况下可能有助于消除绝望的现实的措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在你任期结束的前一天,让我再次祝贺你处理安理会事务的方式。

让我在此感谢不结盟小组成员,特别是本月份主席热苏斯大使为把波斯尼亚问题提交给安理会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

GJ

在评估这一决议草案的长处时,有两个问题,而且只有两个问题是相关的。第一,安全理事会是否迫使采取了必要的手段来制止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公民的侵略和种族灭绝?第二,如果没有这样作,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新的必要的措施来制止这一永无止境的侵略和残害人的肢体罪,尤其是否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保证自卫的权利宣布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为事实上无效?我要指出,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决议得到有效实施的为数甚少,其中之一是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

有些人可能以重新界定问题来混淆问题,以便宽恕失败、为不采取行动辩解和掩盖对于果断地处理这一问题所缺乏的承诺。正直品德要求我们评价安理会的措施首先是在结果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安理厅内发表的自以为是的发言。塞族入侵开始已有15个月了;我们大家在电视上看到塞族集中营里波斯尼亚受害者已有11个月了;先驱的伦敦会议及其许多允诺已有10个月了;欧文勋爵和万斯先生发布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第一套制宪原则已有8个月了;我们签署万斯-欧文计划已有3个月了;善意的或谋私利的高级人士、调停者和代表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了无数次访问,痛苦仍在继续,隧道的尽头并无光明。

只提议召开更多会议和会晤。一些调停者退休了,就任命新的调停者。再次重申了据称是保证波斯尼亚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公正的更有水分的各套原则。无休止地追求谈判,但却没有实施谈判的手段或意愿。更多代表团来到波斯尼亚。更多波斯尼亚人被从波斯尼亚“种族清洗”掉。更多波斯尼亚人在波斯尼亚死去。

无限期的谈判、会议和所谓倡议不一定能推进和平的事业。但是有些人将用劲议的概念来制造进展的幻觉,这点是很清楚的。我们波斯尼亚人对于在这一玩世不恭的踏车上奔跑已感到极度疲劳,它使我们因苦难、无望和无助而疲惫不堪,与此同时它却为某些政治领导人的公共关系的利益服务。显然,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实现和平,而波斯尼亚人随后发现他们并未在和平的大道上有所前进而只是被旅程

完全消耗尽了。因此，我们要提第二个问题：为了实现和平，应该采取哪些新的、必要的措施？

波斯尼亚有上百个城市和村镇，有上千个村庄。在我们认真执行根据“安全区”决议所确立的各项政策时，准将保卫我们那些正好居住在非安全区之内的公民呢？现在看来就是指定的安全区也并不太安全。今天在座的会员国之中，有一些大力主张象第824(1993)号决议所指明的那样在6个波斯尼亚城市建立安全区，随后又在第836(1993)号决议(第836(1993)号决议第4段)中承诺“确保充分尊重第824(1993)号决议中所提及的安全区”并在该决议中重申：

“使用武力获得领土的不可接受以及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充分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必要性”(第836(1993)号决议第3段)。

我要问一下那些对于通过这些措施如此热情的人，他们今天为什么如此沉默、充耳不闻。为什么当炮弹倾泻在戈拉日德的安全区时，还不足以使你们作出反应吗？当塞族人将炮弹掷向游戏场地杀死并使几十个孩子致残时，难道这还不是对萨拉热窝安全区地位的明显侵犯吗？如果秘书长关于第836(1993)号决议的执行报告显然有赖于仍然无视文明行为的基本准则的那些人的良好行为，你们什么时候才准备作出反应呢？如果你们迄今缺乏对抗侵略的意志和承诺，你们怎么能够有有效的威慑力量呢？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你们期望我们这些住在受疾病困扰的斯雷布雷尼察和另5个所谓的安全区内的人能忍受多久这些新的拘留所的不尊严、腐烂和不肯定？你们有义务留在那里多久？最后，我们这些住在安全区的人在自己的家中能活多久，除非你们允许有我们自卫的手段。即使假设“安全区”决议得到有效执行和实施，它最多也只能使我们人民中的某些人暂时受益，而不会使人们的人民永远受益。

最近设想的促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的选择直接来自不幸的弗拉尼奥·图季曼总统和斯洛博丹·米洛塞维茨，即发动侵略的人，并且已被若干非政府组织和美国国务院指明为战犯的人。难以想象的是，大卫·欧文先生在宣布他自己的计

划不行之后,立即赞同了米洛塞维茨的计划。创伤愈合和外交的新作法:采纳战争缔造者的和平计划、使受害者屈从于战犯的诚意并以分割一个国家的办法来拯救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如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想要自杀的话,我们并不需要调停和外交的杰克·柯伏基恩医生的帮助。

更难令人置信的是,在他们自己和我们为万斯-欧文和平计划作出承诺后,欧洲共同体的某些成员采纳了欧文先生的观点,因为它们不愿对抗塞族和向它们施加压力要它们通过并执行万斯-欧文计划。尽管这一所谓的新和平计划主张民族分裂,我们现在肯定这并不是一项分割的计划。然而,米洛塞维茨先生的观点明显倾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分治和最终瓦解。我要说最近的历史教导我们,米洛塞维茨先生的看法背后有着更大的承诺。尽管如此,人们再次告诉我们,即使新的建议离开宣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也必须接受消失了的结果。

现在敦促我们接受新的现实。那些积极企图限制我们的选择的人现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别无其他选择。我要问法国代表阁下:能使法国人民相信维希的法国是一个雄伟的自由和主权的法国的替代选择吗?主席先生,即,从种族上分割一个五百多年以前当犹太难民为了逃避西欧和西班牙的偏执来到波斯尼亚的时候便已成为容忍和多文化主义的安全区的多元化、多宗教的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是否有道理?我要问俄罗斯联邦代表: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坚持顶住是否就是为了允许50年以后在欧洲出现对萨拉热窝的法西斯围困。

WG

我对联合王国的代表戴维·汉内阁下说,当有人劝丘吉尔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向希特勒屈服时,他表示:“给我们工具,我们就会把工作做完。”如果这一反应无愧于英国人民,那么我相信英国人民会同意它也无愧于波斯尼亚人民。

波黑共和国等待安全理事会最有权力的成员完成其在建立和平的努力中面对塞族人的承诺已有一年多。只是在他们没有实现谎言之后。我们现在才重申我们取得自卫手段的权利。



当我们继续不分皂白地被杀害时,使我们有糊口的食品是不够的。对一个饥饿的民族说,他们应牺牲自卫以取得食品,那是不道德的。但如果要在人道主义救济和自卫之间选择,我们已毫不含糊地告诉安理会我们选择什么。

无视波斯尼亚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不只是傲慢,而且是企图掩饰不履行责任。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因他们对联合国成员有特殊承诺要采取必要措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具有更高的地位。他们因是该机构常任成员并有否决权而可以下令采取行动或无所作为。

在波黑共和国问题上,常任理事国没有履行其特殊责任,但有些常任理事国继续坚持决定波国的生死存亡,其做法不只嘲弄了联合国,而且嘲弄了本机构仅三周前作出的承诺。

波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不要求特殊地位,但我们不同意被降低地位,以使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能继续他们幻想中的崇高职责。

我们也赞赏有人傲慢地对待我们,因为我们敢于在某些常任理事国独特的职责和地位问题上质问他们。

我们相信我们应对波国得到的有选择的人道主义援助心怀感激,但我们了解这种援助只是取代坚决行动的小小替代品。

我们也了解当矢志不移和勇敢的人们努力拯救波国人的生命时,其打算实现的目标事实上是保护处境不妙的领导人的公众形象。

不管是通过对抗或与侵略者谈判在波黑实现和平,关于这一决议只有一个选择:波国人应有进行公平和有希望的谈判的手段,或者面对有增无已的侵略。迄今波国没有从最显赫的安理会成员那里得到这一帮助。因此,安理会无权要求作进一步让步,而只应使我们摆脱削弱我们自卫和进行谈判的能力的桎梏。

马克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巴勒斯坦代表团同佛得角、查布提、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等安理会的几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团一起,采取主动要求召开安全

理事会这次会议处理波黑共和国的悲剧。这一局势对国际社会构成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波国发生的事情将大大影响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整个进程。

从波国冲突一开始就很清楚,联合国的这一新会员国是外来侵略的受害者。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府面对前南斯拉夫军队的力量。侵略的同时发生严重暴行--谋杀、强奸和灭绝种族--这些是按塞族当局的嘱咐进行的,其有预谋的意图是在领土上进行种族清洗,作为以武力攫取这些领土的前奏。建立大塞尔维亚的大阴谋在对手无寸铁的波黑人民进行的残酷军事行动中昭然若揭。

波黑政府在对这一公然侵略作出反应时一直处境严重不利,这不只因为部署了大量装备优良的塞军和准军事部队对付他们,而且因为联合国使它无法取得自卫手段。

18个月来,国际社会清楚看到只要安理会不准备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使用武力,安理会的规劝就不会制止塞军。

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迄今无法根据《宪章》履行职责制止塞族侵略,更不谈扭转它。一年半来,安理会零敲碎打,不处理塞族侵略这一核心问题和随之而来的“道路族清洗”的做法。安全理事会每走一步都是太少太晚。它犹豫不决,不强制执行其决议,它举棋不定,不对塞族暴行作有效反应,这些使得侵略者壮胆,继续不受惩罚地对波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战争。

巴基斯坦作为今年初以来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工作的积极参加者,知道安理会在处理波黑这一复杂问题中的成就和困难。我们完全知道,若没有联保部队和难民署以及其他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存在,伤亡和死者的人数会比目前可悲的数字更多得多和可怕得多。我们向联保部队和难民署的勇敢的男女致敬,他们在难以想象和空前艰苦和危险条件下工作,并承认他们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男女儿童,使他们免于因饥饿、疾病和狂轰滥炸而死亡。

我国代表团也知道,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一些决议对局势有重大影响,特别是我们关于制裁和安全区的决议。我谨指出,巴勒斯坦和安理会其他不结盟成员一起,首先

提出“安全区”的概念,导致安理会通过第819(1993)和824(1993)号决议,作为对紧急局势的立即反应,以拯救生命。然而,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戈拉德日的经验表明,在国际社会没有决心批准万斯--欧文计划的情况下这一概念的根本缺点。我国代表团弃权的安全理事会第836(1993)号决议没有处理波黑共和国冲突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它不含有安理会在一定时限内和作为一个总计划一部分的某些适当的强制执行行动。安全区概念目前执行中成为对塞族有利的冻结地面局势的手段。波黑的安全区只是难民营。最重要的是,安全区的概念只对余留的波黑的约三分之一领土适用。该国的其他地区仍无保护,无防卫、受塞族侵略者的不断进攻。

LH

我们今天面临的局势是,塞尔维亚军队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70%以上的领土。另外,安理会未能回应塞尔维亚的侵略,这也鼓励了克罗地亚军队重新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大规模领土扩张。克罗地亚军队现在已占领该国20%以上的土地,而波斯尼亚政府军只控制两个分割的地区和几块孤立的飞地,总共不到其国土的10%。

这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和政府面临严重考验的时刻。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后果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也是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的时刻。是利用联合国的集体能力对付这种对一个正被肢解的小会员国公然侵略呢?还是国际社会不对屠杀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种族灭绝作出反应并接受联合国—主权会员国的灭绝?

接受既成事实、同意所谓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分治计划,这样做将是一个重大历史性错误。安全理事会是受权维护国际和平的主要机构。它也是确保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要机构。安理会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公然侵略联合国—会员国行径的后果并使之合法化。它也不能核可—主权国家解体。安理会不能接受“种族清洗”的结果和占该多种族国家人占46%以上的波斯尼亚穆斯林被完全消灭。

接受塞尔维亚侵略者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制造的所谓现实,不仅对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后果将十分可怕。这样做将鼓励所有那些认为武力可以成为领土扩张和政治统治可行手段的人。这样做将削弱安全理事会不仅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且也在所有其它冲突和争端中作为一种和平与正义工具的信誉。这样做还会使全球军备竞赛死灰复燃,因为所有受侵略和统治威胁的国家都会设法武装自己,以对付这种威胁。最后,这样做会进一步激怒全世界的穆斯林,他们都已目睹对其波斯尼亚兄弟姐妹的系统屠杀。穆斯林世界中那些认为西方默许甚至鼓励击败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人的信念将更加坚定。那些认为联合国只会对穆斯林动武而不会保卫他们的人将对其信念更加坚持不渝。如果允许侵略在波斯尼亚立足,温和力量就会失败。极端势力就会得到加强。

我愿表明,有人要在这块为致力人权和国际合法性而自豪的欧洲大陆腹地实际灭绝穆斯林人民,对此巴基斯坦和其它伊斯兰国家绝不接受。

伊斯兰会议组织一贯主张在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基础上全面解决这个问题。伊斯兰会议1993年5月24日宣言曾要求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采取果断步骤。它曾提议采取以下具体行动:第一,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第二,对用来对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平民人口中心的重型武装使用武力;第三,禁止向塞尔维亚人供应武器;第四,修改联合国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使其能够采取强制行动;第五,从其它国家,包括从伊斯兰国家增派部队,扩编维持和平部队;第六,早日建立战争罪行法庭,处理种族清洗”并惩处战争罪行和侵害人类罪行;第七,波斯尼亚难民按照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安排安全返回家园;第八,安全理事会及其常任理事国作出决定,不接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不公正的既成事实。

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已充分表明,它们认为,1993年5月22日公布的《联合行动方案》没有涉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核心问题,而且第836(1993)号决议核可的“安全区”概念从一开始就有缺陷。塞尔维亚人公然违反第836(1993)号决议和其它安理会决定,对戈拉日德和其它“安全区进行了进一步侵略。

但是,我要忆及,安理会在有人要求对第836(1993)号决议进行表决时曾得到庄严保证:任何和平解决办法都必须以仍然有效的万斯--欧文计划所载的各项原则为基础;不能接受以武力获取领土或改变边界;在塞尔维亚人从其攫取的土地上撤出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最后解决;《华盛顿协议》中的《联合行动方案》系基于伦敦会议各项原则,并旨在保持政治解决势头;视形势发展,不排除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但是,现在十分明显的是,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安理会立场不明确鼓励了塞尔维亚人变本加厉地进行侵略。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克罗地亚人。现在他们一起向世界提出他们所认为的既成事实,即米洛索维奇总统和图季曼总统提出的分治计划。有趣的是,这项所谓计划的鼓吹者是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该计划否定了万斯--欧文计划所载的各项原则、伦敦会议的各项原则、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决议的各项原则,以及《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分治计划证实了一个更大的图谋: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瓜分和分割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在极为残酷和不人道地攻击手无寸铁的人民18个月后,有人现在告诉我们,这就是在接受以使用武力取得领土和“种族清洗”作法为基础的所谓新现实。

安全理事会不结盟成员也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载于文件S/25997,以期挽救局势,甚至在此晚期时刻挽救局势。该决议草案序言部分重申,解决问题的基础必须是: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以侵略、使用武力和“种族清洗”获取的领土;纠正可恶的“种族清洗”政策的后果并承认所有波斯尼亚难民重返家园的权利;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该决议草案第1和第2段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要求立即停止对该国领土的一切敌对活动,并依照上述原则纠正侵略后果。

LH

决议最重要的条款是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免受安理会第713(1991)号决议对前南斯拉夫实行的武器禁运,以使其能够行使其本身的自卫权。这是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在1992年12月18日大会第47/121号决议中建议的措施。这完全

符合《联合国宪章》，其中第51条重申每个会员国都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十分明显的。国际社会或者根据《宪章》设想的集体安全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捍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或者就应当解除阻止受害者行使自卫的固有权利的枷锁。对抵制这些措施负有责任的人事实上是在助长对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男女老少进行屠杀。联合国组织的一个会员国正在我们眼前被夺去生命，一个民族，即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民正在遭受一场事实上的浩劫。这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悲剧的真正现实。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真诚地祝贺你担任本月安理会的主席。我并感谢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沃龙佐夫大使，感谢他在上个月内担任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今天再次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局势。因此，它是在处理当今和将来国际关系中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对安全理事会的声誉一定会产生影响，尤其是由于当地一系列悲惨的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尽管新的国际秩序应当促进国际合法性，并确保整个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措施，以保护国际社会中最弱小的国家。

埃及代表团已经对各国立场的对立以及对塞尔维亚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采取坚决措施所带来的危险发出过警告。今天，埃及代表团再次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有关的事件的严重性，具体地说，也就是注意国际社会没有处理较强大一方的侵略者的侵略及武装袭击，侵略者以此侵害受害者，加强其日益扩大的领土占有。

安全理事会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通过了几十项决议。但是，这些决议没有得到执行。其中一些在其条款及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今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正指出了决议中的这些矛盾。国际社会向冲突各方提出了一项由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和平会议两名共同主席谈妥的国际解决计划。安理会许多决议含有对这一计划的默许的赞同,这一计划当时得到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以及克罗地亚人的接受。

安全理事会几次呼吁塞尔维亚一方接受计划并遵守计划。但是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并违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继续其侵略;它由此以武力取得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城镇、和村庄。而安全理事会仍然未迫使塞尔维亚方面遵守按照《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理会决议。

今天,我国代表团事实上是全体国际社会都在向自己提出如下问题:当安全理事会决议得不到实施,那国际意愿和国际合法性成了什么?今天,这一机构的信誉受到威胁。国际合法性也会成为威胁的对象,如果安理会继续接受其决议遭鄙视的事实,如果安理会成员继续走方便之路,避免有力的选择——这当然需要国际上重新努力,也许还需要稍作牺牲,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如果安理会仅仅寻求现实的和“可行的”办法,而老实说这就是指低头接受塞尔维亚侵略者通过军事力量制造成既成事实,以及其主要的领土扩张。

安全理事会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通过了大约40项决议。今天,安理会应该不容缓在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同时重新考虑其立场,并决定其在此时刻应如何行事:首先,必要解决办法的标准是什么;其次,当它认可任何解决计划时,只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上还在打仗,只要还有侵略者和受害者,那么任何可能经谈判达成的协议都将是不公正的,因此也是不可行的,不持久的。另外,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以强调国际法律与国际合法性的原则为基础,而这些原则必须以公平的方式,没有双重标准,适用于所有方面。

正因为此,我国代表团对最近向穆斯林一方,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强加经谈判达成不公正的解决办法的企图感到遗憾。

FP

最近拟议的分治计划不止一次在国际上敲响警钟,原因如下。

第一,这项计划意味着安全理事会正在完全改变其申明的立场,即需要执行其申明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完整和独立的重要性的各项决议。各位记得,这些决议中有许多是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

第二,“安全区”里的穆斯林将被隔绝在某种孤立的营地里,这意味着肢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个实体和该国穆斯林实体的实际存在的结束。

第三,出于既成事实而接受分治相当于接纳侵略和“种族清洗”的结果。这粗暴地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表明的国际法,这些决议重申反对以武力获取领土和“种族清洗”。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安全理事会必须严肃处理该国面临的悲剧,以便在第二十一世纪到来的前夕,国际上的沉默不会成为人类良知的污点。

反对取消武器禁运者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各方有义务遵守的停火真正有效,那末并且也只有在这时国际社会才必须避免向各方供应武器。但是目前的局势并非如此。只要战斗在继续,只要一方拥有各种重型武器,而另一方毫无防御能力,甚至没有自卫的手段,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干预,保护弱者,使其能够行使自卫权。

埃及代表团是文件S/25997所载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我们呼吁全体安理会成员通过该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迄今尚未制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际社会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犯下的罪行;它尚未通过一项制止战斗的明确计划;它尚未下令实行立即和强制性的停火;它未派军队去强行实施停火。敌对行动在继续进行,较强的侵略者一方夺取了大片领土。

因此,请允许我向安理会谈谈一些人人都在问的问题。如果安全理事会不采取强硬措施防止这场侵略,它是否能够保持一丝一毫的信誉?是谁在占领别人的土地?是谁在进行“种族清洗”?是谁在犯下可以想象的最可耻的战争罪行?

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现在面临着一个历史责任。我国代表团希望它们将无愧于



这一责任,以维护安理会今后的信誉。

我们可否冒昧地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取消禁运,以便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获得最后一次机会,行使《宪章》所载的自卫权?

“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第五十一条)

通过今天的决议将表明安理会按照《宪章》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决心。我们是否将继续剥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自卫权?安理会应当就此问题作出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克罗地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借此机会对你以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身分提供的慎重和杰出的领导表示赞扬。

克罗地亚共和国是第一个援助波斯尼亚克族和穆斯林的国家,帮助他们对塞族的侵略和“种族清洗”进行合法的防御。逃脱塞族屠杀并逃往克罗地亚和其他国家的多数穆斯林都是经波斯尼亚克族人防守的领土脱身的。波斯尼亚克族人甚至造了一条通过山区的唯一道路,以便拯救难民和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克罗地亚发起了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防御合作,正式签订了两项协定。克罗地亚曾帮助数十万波斯尼亚难民到达其他国家,并且目前在其土地上向271 000名穆斯林难民提供庇护。

在塞族人抵制的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独立的全民投票中,如果没有波斯尼亚克族的支持,单靠波斯尼亚穆斯林是赢不了投票的。当被收容在克族聚居地区的100 000名穆斯林难民受某些穆斯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利用,试图对赫尔采格-波斯那的克族社区实行政治和军事控制时,克罗地亚-穆斯林防御联盟不幸开始瓦解,波斯尼亚克族把赫尔采格-波斯那当作一个临时结构,以组织其防御和填补该国的法律和经济真空。

但是,波斯尼亚克族领导人指出,作为整个进程的开始,一旦万斯-欧文计划开始在克族和穆斯林省份里执行,他们愿意放弃这一结构。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从未批准万斯-欧文计划,也不准备执行它。结果,意见不一的国际社会再次因塞族阻止这项计划而受辱,尽管塞族于1993年5月2日在雅典签署了该计划。同样,所有三方也于1992年3月签署了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最近的和平倡议几乎相似的所谓的库蒂雷罗计划,但伊泽特贝格维奇总统后来撤回了他的签字。意见不一致的国际社会同样承担着此后无政府状况的最大责任,所有三方现在为确保生存空间而彼此战斗。

穆斯林不幸成为前南斯拉夫境内塞族侵略主要受害者的事实并不给予他们在波斯尼亚中部推行其“种族清洗”政策的权利,成千上万克族人被赶出那里,数千人被杀。

FP

令人遗憾,安全理事会从来没有讨论过影响波斯尼亚中部克族的这场人道主义悲剧。现在,克罗地亚防务委员会(克防委员会)的一些地方部队及其家属被狂暴的穆斯林部队包围在一些孤立的小块地区中,迫使地方指挥官采取紧急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与克防委员会的公开政策相悖,但它们是争取生存的极端措施。

国际社会必须制止现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发生的悲剧。但我们认为,向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更多的武器不会达到这样的目的。当然,对塞族侵略的受害者实行武器禁运是一项错误的决定。特别无原则的是国际调停人员决定让南斯拉夫军队的大部分军火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撤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国政府支持取消武器禁运,作为对一场国际军事干预的补充措施,这样将为波斯尼亚的克族和穆斯林同克罗地亚共和国合作进行的联合防卫行动提供空中和海上支持。不幸的是,这项办法和我国提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部边界部署观察员的建议,都没有被接受。

面对这些现实,克罗地亚发起一项和平倡议,旨在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际主权,同时把它重新组成三个联邦单位。我们需要的是巴尔干地区的瑞士,而不

是在欧洲心脏地区出现一个新的黎巴嫩。不幸的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了所有这些破坏和可怕的罪行之后,现在没有理想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所有三个民族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尤其是穆斯林,他们在这场战争受苦最深。克罗地亚和平倡议是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战争的最后机会。

我们请国际社会要求各方严格遵守6月15日的停火协定。我们也请国际社会敦促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同集体主席团其他成员一起参加日内瓦谈判和支持和平计划。

如果要取消武器禁运,克罗地亚政府只能支持全部取消对塞族侵略的所有受害者的武器禁运。有选择地处理这个问题,只能加剧还在发展的局势,只能在波斯尼亚造成更多的战争。我国政府不准备永远成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人质,该局势正阻挠克罗地亚共和国被占领领土实现和平。

我们还认为,在该区域所有会员国的领土完整都得到充分尊重,它们的和平共存与合作恢复之前,该区域不会有真正和持久的和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克罗地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马来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主席先生,马来西亚代表愿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成员今天下午让我们有机会发言。

自1991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40多项决议,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侵略和种族灭绝问题。这些决议中没有一项得到有效贯彻。安理会基本上未能履行《宪章》第二十四条所赋予的责任,采取及时和有效行动恢复国际和平与稳定。

现在,种族灭绝还在继续,联合国的一个成员正在被肢解,在处理波斯尼亚问题方面,安全理事会的选择很明确:要么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所赋予的安理会首要责任采取更坚决和具体的行动,使用第七章规定的所有权力;要么取消武器禁运,这

将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行使其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谁也不能否认,武器禁运实际上只影响波斯尼亚人,安理会剥夺这一权利的行使导致波斯尼亚人被屠杀,剥夺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即生命权。应当指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对象错了,因为第713(1991)号决议是在该共和国1992年5月22日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成为联合国第170个会员之前通过的。

马来西亚代表团再次来到安理会,认为有必要就采取何种进一步步骤以拯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问题,向安理会每一位成员的良知和道德判断发出呼吁。安理会成员必须考虑大会的两项决议——第46/242号决议和第47/121号决议,这两项决议都是以绝大多数通过的,它们强调了必须让波斯尼亚人获得武器自卫的集体立场。最近,在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一份特别宣言,其中直接呼吁安全理事会,要求对波斯尼亚人取消武器禁运。安理会成员不能断然拒绝或视而不见摆在它们面前的道德问题:鉴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呼吁,安全理事会中少数几个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甚至不重新考虑审查武器禁运问题的可能性?

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几个国家的固执立场是审查第713(1991)号决议的障碍。很有讽刺意味和悲惨后果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欧洲人未能解决的欧洲问题,但同时欧洲人又坚认,除了某些欧洲国家自己所采取的那些办法外,没有其他办法。由于这种局势,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最担心的情况正在变成事实:即实际上放弃万斯-欧文计划,以接受米洛塞维茨-图季曼建议,按种族界线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分割成三个国家。虽然目前还得不到这项建议的全部细节内容,但接受这项建议意味着使塞族通过使用武力和可恶的种族清洗做法而取得的领土合法化。

我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这里开会时,塞族和克族正在发动联合进攻,用武力夺取更多的领土,以实现米洛塞维茨肢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计划。欧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塞族和克族要的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彻底投降。

我国代表团还要吁请安理会个别成员重新检查决定通过关于武器禁运的第713(1991)号决议的前提。这项决议的前提,是安全理事会能采取有效步骤,制止冲突,

击退侵略。但这些都没有实现。恰恰相反,在以成千上万人承受为代价和巨大悲剧下,波斯尼亚正在被肢解。第713(1991)号决议仍然适用于正在为求生而战斗的波斯尼亚人吗?现在有人争辩说,对波斯尼亚人取消武器禁运将导致更大的暴力升级,影响人道主义努力,并威胁到安全区的概念。我国代表团请安理会成员清醒地分析这种论调。现在已经死者成千,波斯尼亚人在避难处可怜藏身,他们的领土已缩小成为相互割裂的小块生存土地,谁能想象战争还能加剧到什么程度?在人道主义已被一个姑息政策完全抛弃,军队肆无忌惮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努力可保护?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其他领土可以被侵吞的情况下,安全区还有什么前途?

GE

今天这项决议草案的主旨是给予波斯尼亚人第51条规定的固有的自卫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预期不会通过,因为一小撮成员继续坚持认为,他们必须决定这一问题的行动方向。其他安理会成员现在必须拒绝这一完全站不住脚的情况并恢复波斯尼亚人的自卫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代表我国有幸担任其本月份主席的阿拉伯集团要求在这次专门就继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激烈进行的武装冲突进行一般性辩论的会议上发言。

主席先生,在我谈正题之前,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并表示阿拉伯集团对你的智慧、技巧、经验和领导才能的信任。还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沃龙佐夫大使表示阿拉伯集团的感谢和赞赏,他在上个月担任主席期间娴熟地、精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这不是安理会第一次专门开会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不幸局势进行辩论。这一事实完全表明了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未能停止对这个无助国家的侵略,阻止侵略者和宣布其侵略后果无效。

我不想详细叙述这些事实,这些事实以其性质、顺序和演变已成为今天冷战后世界的第一场人间悲剧。只要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人民所遭受的有系统屠杀、驱逐和“种族清洗”以及对其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人的尊严的侵犯已达到了将使人类蒙受耻辱好几个世纪的程度就够了。然而,波斯尼亚悲剧的这一方面只是其第一章。

第二章的特点是联合国采取的搪塞的做法,它旁敲侧击,不能采取任何前进步骤——《宪章》规定的步骤——而波斯尼亚塞族的侵略不断升级并继续在升级。联合国未能履行《宪章》委托给它的义务,这一惨败产生了一个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否认的怪事。这一怪事最好地体现在这一事实中:塞族侵略愈升级,联合国愈后退。这一事实不仅反映在塞族侵略扩大和变本加厉和侵略者人数增加,而且还反映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本身和建议的和平计划特点中,正在修改这些计划以便为侵略成功造成的既成事实服务。如果这一节奏继续下去,最后结果可能不仅是迁移波斯尼亚人民和使他们遭受各种痛苦和苦难,而且还使其共和国遭到破坏并从国际版图上消失。联合国那时将成为死亡和灭亡的见证人,而不是生命和生存的保护者。

为什么局势达到这种悲惨和危险地步?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些是公开的,其他的是秘密的。尽管有无数的解释,但公开的论点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众所周知的一些有影响和强大的国家认为应当在其财政计算和考虑的利益的范围内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这完全忽视其道德、道义和法律责任,以及他们在联合国宣扬的响亮的口号:为建立一个安全和自由盛行,各国能够追求发展和繁荣目标的世界奠定基础。为什么这些国家政府偏离正路并采用这一标准,全然不顾这一事实,即这显然同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职责格格不入?答案不知道,它肯定包括在秘密原因中。

当塞族和安理会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的第一、第二章的主角时候,全世界正被强迫扮演第三章的主角、第三章还没有写好,尽管它已经逐渐成形。如果联合国继续以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进入目前阶段的同样节奏行事,如果安

理会继续旁敲侧击或停滞不前,第三章将写成,悲剧将结束。其规模将超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把世界各国人民全部包括进来。因此,这些人民在跨入冷战后时代所抱有的希望将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对新世界秩序的怀疑。这些怀疑将反映在一些正当的问题中。

对《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可能有好几种吗?处理国际问题的双重标准是准则而不偏不倚是例外吗?小国的命运是什么?同强国毗邻的弱国的命运是什么?坚持提出的保护人权的要求是认真的还是一个政治花招?我们是否有理由希望国际合作与相互依赖?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是否一定要卷入加强该国的大国利益,甚至以其人民的发展和繁荣为代价?当我们即将迎来联合国50周年时,我们是否正在滑入新殖民主义深渊?穆斯林是否在国际关系中有特殊地位——消极的地位?我们是否必须向我们的人民宣布世界正倒退到中世纪,而不是即将进入21世纪?

安全理事会是否认识到人民的怨恨的结果,尤其是如果这种怨恨在社会经济挫折不断增长时在宗教基础上郁结?联合国是否将实现美国政治科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预言:冷战后时代的冲突将沿着文明断层线爆发,伊斯兰是其中一个断层线?世界新秩序将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这些是其特征的话?我们能够信任它吗?确实,这一秩序能够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吗?真的有可能处理排满国际议程上的各种紧迫问题吗?最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命运如何?

GJ

反映在这些问题上的顾虑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第三章的突出特点。阿拉伯国家支持《联合国宪章》并遵守其规定,它们不愿看到编写这一章,因为它们要生活在有和平和安全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普遍感受到对其国际机制的信任。它们看到通向这一世界的道路仍然是敞开的,安理会仍有机会防止悲剧达到可怖的结论。阿拉伯国家认为,该道路的特点是众多的。最突出的一点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免于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它禁止向前南斯拉夫运送武器。

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免于该决议只会增加杀戮

和损失的数量。这样说将只意味着一件事：容忍杀害穆斯林，而不接受杀害塞族侵略者。因此让受害者流血，而侵略者必须保持健康太平。这是什么逻辑？主张这种选择的人是否假定波斯尼亚人民不断流血将唤起进行“种族清洗”罪行的塞族侵略者的怜悯之心，因而促使侵略者停止侵略？

主席先生，现在是你的安理会停止不按照《宪章》第51条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合法自卫权的时候了。没有一条有道理的辩解能使我们信服主张不给波黑共和国自卫权的意见的有效性。

自一开始，人们就理解，安全理事会有关武器禁运的第713(1991)号决议的通过意味着联合国本身将代表受害者承担反击侵略者的任务。由于迄今情况并非如此，安全理事会继续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武器禁运意味着联合国不尊重其《宪章》，而且在对付穆斯林时它奉行另一手册。

安全理事会是否想确立这一看法？这是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基础的办法吗？

最后，主席先生，我祝愿安理会成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的赞扬。

斯努西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武装冲突以来，形势每况愈下。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努力以及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机构)采取的措施，苦难和人的丧生却一直在增加。这种可怕的形势恶化仍是我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主要关切，因为我们都对《宪章》的原则作出承诺。

这一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关切，人们呼吁它在集体安全制度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以制止侵略和防止冲突扩大。事实上，国际社会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形势，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和国际法的原则，使我们组织的一名年青会员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存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为数众多的决议，某些是根据《宪章》第七章的，以及数量不逊的主席声明显



示,如果需要证明这点的话,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面对不幸失控的形势,已竭尽全力以履行其职责。已部署了一支维持和平部队并已颁布了一个制裁机制,由于在常常是危险的条件下分发人道主义援助,已使人们的苦难有所减轻。

国际社会自发地作出反应,派出部队支持分发救济品和现在保护安全区。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对秘书长和伦敦会议两主席的不倦努力表示赞赏,我们还热烈赞扬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在该国工作的人道主义组织的男男女女,在过去的两年中所不断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和勇气,他们在行使其任务时甘冒生命危险和对付种种风险。

尽管如此,我们的呼吁并未得到倾听;侵略者不顾我们的各项声明和决议,它们成了一纸空文。事实上,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相反,塞族玩世不恭地继续执行其“种族清洗”政策、驱赶穆斯林人口并占领领土。他们就是这样占领了三分之二强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造成了15万多人丧生,并使一百多万人成为流亡他国。更有甚者,连所通过的确保分送救济品的各项决议也每天遭到塞族的违反。

最近几天,在波斯尼亚中部这种暴力加强了,这次是同是在塞族长期暴力之上又加上了克罗地亚人的暴力。摧毁和屠杀平民--尤其是各族穆斯林日益增多。根据秘书处最近提供的资料,人道主义援助现在遭到不可克服的障碍,除非立即采取大力措施,否则就有无法分发的危险。

简言之,国际社会--它对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负责--不幸未能执行所作出的各项决定,而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使命的机构不断受到塞族顽固分子的阻挠,它们利用其军事优势来奉行“种族清洗”的可耻政策和基于不容忍和仇恨之上的占领。

我们曾希望始于伦敦会议的和平解决进程将制止波斯尼亚人的悲剧。不幸的是,形势却日益恶化。国际社会不想,也不应酬谢侵略和使既成事实合法化。

安全理事会旨在减少暴力和苦难而颁布的武器禁运不幸从未对塞族或克罗地亚人起作用。恰恰相反,它却证明了塞族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加强其顽固不化和好战立

场。只要这一不平衡存在,塞族就将继续强加其条件并拒绝妥协,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万斯-欧文计划的,他们将其扼杀了。现在他们正企图以一项分割的阴谋计划来取代上述计划,这项计划恰恰是对我们所主张并在其中一直说波斯尼亚主权是神圣的那40项决议、40项声明的唾弃。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合法政府因武器禁运受害极大。由于没有自卫手段,该政府不幸未能保持其领土完整或确保其独立,更不用说其主权得到尊重了。

WG

国际社会也未能帮助波国政府成功,虽然那个政府因在万斯—欧文会谈中表现的合作与灵活性而值得鼓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授权波政府取得保卫自己平民的手段将有助遏制塞族人的侵略和占领政策。新措施应辅以我们考虑过的其他遏制措施以说服塞族人放弃其肮脏的图谋。的确,《宪章》第51条正式体现了自卫权,该条称: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在波黑问题上,几项安理会决议承认该联合国成员国确是塞族敌对行动的受害者,这并未因安理会采取的措施而结束。

因此应采取补充措施,授权波黑取得自卫必需的手段和使它免受规定禁运的第731(1991)号决议的限制。

为避免歪曲和不良后果,取消禁运应伴以加强监测制裁机制,防止塞族侵略者继续取得更多武器或领土。

这一行动应补充而不是否定安理会已采取的措施,取消禁运肯定将使塞族人难以进攻我们建立的安全区。

我们认为,这可能造成确保导致折衷解决的谈判的平衡,这一解决可能保持波黑的领土完整和独立。

不要怀疑,我们支持取消禁运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防卫措施。我们无

法保卫波国,我们至少应让它保卫自己。

不幸的是,这是绝望的做法。我们要取消禁运,因为我们未能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波国人历来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他们受侵略和剥夺;他们的妇女被强奸;他们被关在集中营;塞族人拿走了所有东西。今天如昨天,波国人不要战争;他们只想活下去。我们能给他们这个权利;我们不能拒绝给。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巴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舒库尔蒂(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你担任主席期间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本月工作成功。我还想向俄国的尤里·沃龙佐夫大使致敬,他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讨论。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波黑情况震惊。自从对波黑共和国侵略那天起,现场的情况一直未变。因战斗和天天重炮轰击穆斯林居住区而大规模杀害穆斯林;以武力进行“种族清洗”;大量破坏穆斯林家园和财产;对他们种族灭绝;大量强奸穆斯林妇女;波黑人道主义局势悲惨。这就是该国悲剧的一些内容和后果。

那里的侵略和内战使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生存濒于危殆。国际社会使波黑实现和平的努力已证明无效。安理会通过了大量关于南斯拉夫危机和波黑冲突的决议,但都归于无用。

然而,安理会意识到它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职责,应采取适当步骤,以立即结束波黑战争。我们认为公正解决该国冲突应基于以下原则: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撤出占领领土;国际保证难民返回家园;恢复波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立即审判种族灭绝罪行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罪犯。

应允许波黑共和国行使体现于宪章第51条的固有的自卫权。安理会应至少取消对波黑共和国政府的武器禁运,从而使非武装的穆斯林人民有机会自卫和有助于他们的生存--今天他们的生存岌岌可危。

通过拟议中的决议草案将是对塞族人的明确信息:国际社会不会再容忍波黑的

大屠杀。国际社会无力结束波黑战争可能一面鼓励塞族人继续战争实现“大塞尔维亚”，另一方面鼓励他们在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如爆炸性的--科索沃局势极为严重和极具扩大屠杀。

国际社会应及时和恰当地采取行动制止侵略成性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以防止对该地区有严重后果的巴尔干战争。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巴尼亚代表对我的溢美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维斯努穆尔蒂(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有信心在你的能干的指导下安理会的讨论将圆满成功。

我也要向上月份主席、俄国的沃龙佐夫大使表示他受之无愧的敬意,他能干地指导和领导了上个月的安理会。

让我也借此机会表示对安理会成员给我们机会参加这辩论的机会。

我们不结盟运动以深刻难过和悲伤的心情注视在波黑共和国发生的悲剧。自从一年多前发生敌对行动以来,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受到不断侵略,人命和物资破坏极大。我们看到通过没有良心的“种族清洗”政策和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逐步杀害一个民族的有系统的企图。因此,波国领土的三分之二现在受塞族占领,而波斯尼亚控制下的几个余留的城镇正受到无情轰击,造成更多死亡和破坏、被迫受逐、大规模饥馑和不给予极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帮助。

KD

一年多来,安理会一直在处理迅速恶化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并通过多项决议,安理会一直希望制止冲突。因此,武装禁运、实行经济制裁、在波斯尼亚领土禁止军事飞行,以及决定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和建立安全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地提高了许多会员国的期望,即这些措施足以结束侵略、制止种族灭绝并制止武力攫取土地。但是,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些决定遭到蔑视和藐视,并鼓励侵略者变

本加厉地残害手无寸铁的人民,当安理会不愿采取强制行动时尤为如此。

上个月在华盛顿宣布《联合行动方案》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对逐步执行万斯-欧文计划效果如何持严重怀疑态度,而逐步执行该计划是《联合行动方案》的主要概念。

另外,侵略者提出的玩世不恭的计划完全无视国家领土完整不受侵犯这个神圣原则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分治,并将把其人民赶到其不到十分之一的领土上:这是公然企图按种族划线分割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创造国中之国,使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更接近实现其公开声称的独立国家的目标,并最终同前南斯拉夫联系起来,形成“大塞尔维亚”。这样做将使侵略合法化并奖励侵略;这样做会导致强制转移人口;并将激化已富有爆炸性的局势,进一步破坏该区域的稳定。因此,我们断然拒绝分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阴险图谋。

我国政府认为,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容进一步拖延。我们不能再因循苟且了。当务之急是执行有效停火;加强人道主义行动;制止对平民人口的轰炸并把重型武器上交维持和平部队。另外,必须执行万斯-欧文计划及其各立宪原则、临时地图、暂行安排及和平安排,因为该计划构成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行方式。

该计划阐明了停火、战斗人员分离和该国非军事化的条件。总的来说,该计划及其各项原则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是一个分权的国家,由各省行使大部分管理职能。虽然该计划是侵略者和侵略受害者之间的一项强制妥协,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为了和平事业和挽救生命,还是接受了其中所载的提议。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受到了持续和猛烈的轰炸,同时波斯尼亚人固有的自卫权利也被剥夺。国际社会对塞尔维亚人嘲弄和平解决危机的各项努力,屠杀、谋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并对其实行种族灭绝,还要容忍多久?鉴于国际社会--或其一些成员--不愿或不能击败对一主权国家进行的侵略,人们在道义上有责任不去剥夺该国的自卫权利。

武器禁运实际上助长了攫取土地、“种族清洗”和创立“大塞尔维亚”的进

程。因此，武器禁运已证明在制止塞尔维亚进攻方面基本无效：面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享有的绝对军事优势，武器禁运束缚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双手，使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能够实行其没有任何人道主义考虑的阴险计划。

解除武器禁运会使塞尔维亚人以武力获取领土的政策付出比现在大得多的代价；因此，认为甚至有选择地解除禁运也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冲突扩大这个论点再也站不住脚了。因此，至少应该解除对波斯尼亚政府的禁运。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严重局势这个背景下，本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宣言，敦促安全理事会履行《宪章》特别是第24条规定的责任，并据此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最后，印度尼西亚和其它不结盟国家坚定地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我们认为，本着诚意重新对话是解决这场危机所必不可少的，在适当国际机制构架内的谈判解决仍然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显然侵略者已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越来越蔑视努力制止屠杀的人；因此，安理会面对藐视和嘲笑国际意愿的行为再也不能持消极态度了。现在作出的决定其反响可能会大大超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并会决定冷战后时代的事态发展过程。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加强联合国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持和平部队，以便依照《宪章》第七章规定采取强制行动。

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不结盟国家小组的决议草案重申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我完全赞同该国家小组协调员在非常雄辩地介绍决议草案时所作的发言。该决议草案还要求解除武器禁运，其唯一目的是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能够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该决议草案如获充分执行，将导致立即停止这场令人不安的冲突，并为这场危机带来长期解决。

我高兴地转达我国政府的请求，请把印度尼西亚列入决议草案S/25997的提案国名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布尔朱奥卢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 我们去年曾几次并在最近6月4日,在本机构面前对安全理事会未能保护波斯尼亚穆斯林免遭种族灭绝,而且未能对塞尔维亚人藐视安理会决议采取有效行动表示深感不安。我们曾要求,如果安理会依《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通过的决议不能制止塞尔维亚人的侵略,则应使用武力制止其侵略,我们曾强调,只要对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的残酷攻击继续有增无减,就应毫不拖延地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

安理会在这一关键时刻终于对是否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一联合国会员国依《宪章》第51条的固有自卫权利、是否允许波斯尼亚穆斯林满足合法自卫需要这个问题进行审议。我们对不结盟国家小组成员就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问题提交载于文件S/25997的决议草案表示赞扬。我们坚决支持该决议草案,我们已决定成为该决议草案的一个共同提案国。

LH

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最近刚一致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结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与包括大会的两个决议在内的其他许多呼吁一样,如果安全理事会接受挑战,对塞尔维亚的侵略作出充分反应那这一呼吁本来也是不必要的。正是这种不采取果断行动的态度助长了侵略者将处在困境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赶尽杀绝。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按照《宪章》履行其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并听取国际社会在维也纳的一致呼吁,让波斯尼亚穆斯林人任由侵略者欺凌将是违背联合国成员的意愿的,而按照《宪章》第24条安全理事会正是这种意愿的代表。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关于解除武器禁运的意愿已在大会第47/121号决议中有所反映,而最近又在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有所反映。安全理事会必须按此行动,不再无视波斯尼亚政府自卫的权利。

从实际情况看,第713(1991)号决议对前南斯拉夫实行的武器禁运仅影响到波斯尼亚政府。众所周知,冲突的其他方面均有许多武装自己的办法。安理会至少在口头上如果不是在行动中多次重申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与领土完

整,并谴责用武力和“种族清洗”夺取领土的作法,同时安理会不能对这一其生存面临危险的国家获得防御武器的权利无动于衷。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这种言行不一的态度。

“安全地区”的概念是以希望建立这种地区的决议得以有效和立即执行为基础的。如果允许塞尔维亚人轰炸这些“安全地区”,阻止向这些地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切断至关重要的供水来源而依然逍遥法外,那么安理会作为“囚禁”在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居民的保护者,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作为难民而被限制在“安全地区”的穆斯林居民,以及那些居住在“非安全地区”的居民为什么要被剥夺自卫的权利,而其侵略者却可以自由行动,为灭绝这些居民所准备呢?如果这些人继续遭到袭击,那还有什么理由宣布安全区呢?

那些反对解除武器禁运的人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波斯尼亚民族正被其企图利用武力及“种族清洗”的种族灭绝手法使占领领土成为合法的邻近国家逐渐地灭亡了。万斯--欧文计划现在已经被破坏得支离破碎,成为一纸空文了,这就迫使安全理事会不得不正视最终承认被暴徒和军阀战败的后果。分割波斯尼亚已更接近于现实。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询问,共同主席似乎参与肢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活动是依据何种权力?我们期待安理会对这种偏离正轨现象作出强烈的反应。

我们以尚存的一些信念,恳切希望理智会占上风,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保护,而其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能得到承认。只有在这情况下,我们才会对安全理事会是真正代表国际社会的意志,还是使强权即真理的规律合法化这一问题得出必要的结论。土耳其确信,在这一紧要关头,国际社会不仅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事件负有责任,而且对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及世界格局也负有责任。

不论今天辩论的结果如何,土耳其将继续积极开展争取正义和合法性的运动,支持困难重重而英勇不屈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为其生存而斗争。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



座并发言。

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在6月份杰出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再次审议当代历史上触及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极为敏感的问题。在这一事件上,安理会表现出偏离相信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对其所持的信念。各国人民希望可以相信,联合国在面对不公正的情况下能明确地、坚决地支持正义事业。

事实表明,恰恰相反,这并不是安全理事会常采取的行动。安全理事会难道不是经常以道义上站不住脚的那种缩手缩脚的态度为保护伞,似乎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需要一种平衡,似乎这是将侵略与抵抗、侵略者与受害者等同起来的问题。

各大国完全明白,贝尔格莱德的米洛塞维奇政权及塞尔维亚正规军及民兵是在波斯尼亚发生的绝大多数侵犯人权、暴行和屠杀的不可否认的肇事者。声称冲突各方对大量暴行及战争罪行均有责任,因此负有同样程度责任是诡辩手法,为不严肃对待正继续犯下这些暴行和罪恶的波斯尼亚塞人制造借口。各个大国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所犯的战争罪行有正式的,充分的了解。

让我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斯拉夫军队是东欧仅次于苏联的最庞大的共产主义军队,而近年来,米洛塞维奇及其政权中沙文主义扩张主义者的党徒们使南斯拉夫军队成为形成“大塞尔维亚”以及对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和沃伊沃丁那的非塞尔维亚人作战的主要工具。

这些年来,塞族人在前南斯拉夫,特别是波斯尼亚建立了一个地狱般的战争机器。为在波斯尼亚建立塞族民兵部队花费了大笔的钱。这就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末在欧洲看到的野蛮行径。

南斯拉夫陆军军官团主要由塞族人组成,民兵拥有几乎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积累武器已有多数。联合国的禁运并未影响大塞尔维亚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计划。他们有足够的武器继续这种屠杀好多年。

让我们讲明下面一点：禁运实际上是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是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执行的。实际上，这是对波斯尼亚塞族人潜在的间接军事援助。

因此，我们是否真的关心占领者同关心被占领者的程度一样，或是更高？我们是否要同等地宽恕攻击者和受害者？我们是否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对波斯尼亚塞族侵略者的关心相当于对被攻击、关押和处决的波斯尼亚人的关心，这些人祖先的家园被炸毁，礼拜场所被烧——这一民族正目睹其领土被有系统地分裂和肢解？

国际社会对躲在妥协和让步措施背后、从事阴谋诡计和以牺牲一个受害国作交易从不感到厌烦。更有甚者：它对强奸者和被强奸者的看法一致。一个被剥夺自卫手段的国家为了其荣誉——因而也为人类、欧洲和国际社会的荣誉——而战，而侵略者则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当然，这一切都是世界大国放任自流、袖手旁观的方法，它们甚至成为旁观者——所谓不偏袒的旁观者——目睹违反人类道义和精神良知的屠杀。

这就是有时被描述为震耳欲聋的沉默——如波斯尼亚代表今天所说——的悲惨景象。这也是所谓的“双重标准”。但实际上这是纯粹的不公正。

让我们结束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消除这样的想法，即武器禁运应同样应用于用它来杀人的人——而这种人本来就装备精良——和需要武器来自卫的人。把罪犯等同于受害者无异于同罪犯进行不事声张的勾结。值此二十世纪末当我们面对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时，这种勾结令人震惊。历史会记住这一切；它将记住我们时代的大国的暗中勾结。

让我们结束这种想法和态度，我们在包括我国阿富汗在内的其他国家看到了这种例子。来自联合国的有关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大部分文件的特点就是这种想法，遣词用句就是要把侵略者和侵略受害者置于根本不平等的同等地位这样做在阿富汗造成了1 700 000个受害者，我国的经济几乎完全被毁。现在，在冷战结束之后，波斯尼亚的生活就象地狱，那里的穆斯林正在遭受曾在阿富汗发生的同样的屠杀。

因此，冷战的结束是否意味着小国将作为牺牲品供在大国之间安排的和平祭坛上？在我们现在的历史阶段，目睹人民临死前呻吟是否成了世界大国习惯的态

度？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每当一个积极的解决方法以一种想法或草案被提出时，每当一个特定办法出现并被认为有效时，都无法通过，总因一个、二个或三个大国未获其政府同意而延期。这种拖延的形式是举棋不定、明显缺乏决断，躲在现实主义甚或所谓智慧的借口背后。所有这一切使安全理事会变成一个心不在焉的观众，对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视而不见。

我们听到有人谈论新现实——波斯尼亚大使就这一点提醒了我们。最近的新现实是把波斯尼亚穆斯林留在一些区内，实际上是集中营。

联合国的创立很快就有半个世纪了。当然，本组织为人类提供了重要服务。但对以前被占领的阿富汗、对种族——或实际上是宗教——侵略的受害者波斯尼亚来说，安全理事会是剥夺受害者获得自卫手段机会的工具。如果这确实是联合国这一主要机构的作用，那么人类良知将不得不对联合国引证下列阿拉伯谚语：“你当然是在山谷里，但我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山谷里”。但是人类良知同本组织的良知应在一起，在同一个山谷里。应当由大国来这样做。

早在1992年11月16日，阿富汗代表团就向安全理事会指出，1991年9月通过的**第713(1991)号决议**——问题的根本所在——当时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继续不适用于波斯尼亚，因为波斯尼亚战争问题到1992年4月才出现。在1991年9月是克罗地亚同塞尔维亚武装冲突的问题。

1991年9月的决议特别提到某个南斯拉夫，它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因此，**第713(1991)号决议**的案文无效。根据这一点以及其他几点，这些国家的法学家的唯一优先就是他们政府的政策。因此，我国为共同提案国之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S/25997)执行部分第三段，在法律上只是澄清1991年9月的决议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关这一事实。

历史将悲痛而惊讶的表明，当欧洲各国和各强国的代表在欧洲的一个最有历史性的首都——维也纳宣扬人权的时候，在纽约的安全理事会上，没有一个重要的国家有

胆量说，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有权利生存，因此有权利掌握保卫自己的生命，反对武装过渡的侵略者的手段。4月19日，我国代表团在谈到武器禁运时告诉安全理事会：

“必须让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解脱对他们的束缚，接受武器，以捍卫他们的生命和人类的尊严。”(S/PV.3201, 英文第72页)

那一天，我国代表团还说，4月7日的第820(1993)号决议的制裁是不够的，不充分。我们当时说，决议的案文暗示某种胆怯、犹豫的措施，某些强国把这种措施称为“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就是让波斯尼亚的塞族横行无阻。

安全理事会将承担重大责任，让我们回顾第一次大战后在凡尔赛发生的情况。对欧洲和中东某些人民犯下和容忍犯下的不公正情况是几十年后悲剧事件的根源，这些事件让欧洲和世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如阿尔巴尼亚代表刚才所说，现在发生在波斯尼亚的情况，也能发生在邻国。欧洲和国际社会将承受其后果。因此，让我们制止塞族侵略者把联合国的一切决定变成一纸空文。让我们不再让侵略者为所欲为。让我们让波斯尼亚生存。让我们让波斯尼亚有自卫的手段，而且波斯尼亚在自卫的过程中，也将捍卫我们最真诚的理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允许我祝贺您担任6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您的智慧和广博的外交技巧定将有效的指导我们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和恶化中局势的审议工作。我愿借此机会感谢俄罗斯联邦的尤利·沃龙佐夫大使干练的指导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以塞族对该国穆斯林人口种族灭绝性侵略为特点的悲剧，已经升级发展到令人极端不安的程度。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塞族侵略者通过“种族清洗”的可恶政策，不断强化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侵略行径，屠杀无法自卫的人民，并大规模驱逐平民。甚至那些安理会宣布为“安全区”的城市，也继续遭受塞族每天不停的大规模炮击。

毫无疑问,这一局势需要国际社会采取紧迫和果断的行动。然而,安全理事会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冲突通过的39项决议和33份声明未能扭转塞族的侵略和他们非常有系统的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回顾安全理事会对这场残暴破坏一个年青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基础并逐步加以消灭姿态的态度就能清楚地看到,一种消极的态度和一种以双重标准,绥靖政策和对侵略者心慈手软的政策,使得国际社会无法建立正义。这已使侵略者对安全理事会发号司令,并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因此,毫不奇怪,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负的责任,制止塞族侵略,更不用说,扭转侵略。事实上,如果安全理事会在塞族开始侵略时就果断和迅速地采取行动,就如安理会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那样,我们就不会面对无耻的“种族清洗”政策继续展开及其合法化的情况,和我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可能被肢解的惊人情况。

关于“安全区”第836(1993)号决议通过时,该决议的提案国向国际社会保证,和平解决必须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两主席和平方案中所载各项原则为基础,绝不会接受用武力获取领土,或改动边界。然而,这些承诺不能改变当地不断恶化的局势,塞族侵略者的暴行继续得不到制止。建立“安全区”最初被看作不仅是一个小小的缓解措施,而且也是打败塞族侵略,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第一步;但现在,这已被塞族解释为难民营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人民投降的委婉说法。

G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起告诫人们反对并拒绝任何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安全区”当作永久难民营的意图,因为这将使侵略和占领的成果以及夺取的领土永久化。

安全理事会正处于评估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能力的关键阶段。它已经采取了边缘措施来对付塞族侵略,但是拒绝采取必要的、主要的措施。显而易见的是,安全理事会并没有提供集体安全来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免遭塞族进攻和暴

行。此外,安理会支持武器禁运,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不能获得足够的武器进行自卫。

由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合提出的建议实质上目的在于冻结现状并企图使它们通过使用武力和“种族清洗”作法夺取的领土合法化。安理会纠正其过去错误的时候到了。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毫不拖延地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停止种族灭绝和制止侵略。安理会负有道义、政治和法律义务有效地响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个正接近灭亡的主权会员国的人民的意志。

在这一情况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支持这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除其他事项外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所享有的《宪章》第51条规定的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必须强调,该决议草案一旦通过将加强安全理事会先前的许多决议和决定,包括第836(1993)号决议。

关键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是否应以政治权宜之计还是以受到塞族滔天罪行的创伤和震撼的人类良知为指南。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执行其旨在确保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生存以及制止塞族侵略的计划,历史将如何对安全理事会作出评价?无疑,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关键阶段行动不利将使人们对这一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威产生严重怀疑。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果断行动,如果它不想要被人们评价为一个在处理不同问题时应用双重标准的机构的话。

最后,我要请求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列入载于文件S/25997中的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名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高兴地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其他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曼苏丹王国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深信,你的广泛的外交经验和你的专门知识和技巧将使安理会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借此机会感

谢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大使担任上个月安理会主席。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惨局势。安理会以前讨论过这一问题,并就这一问题通过了若干决议并批准了一些主席声明。在我前面的发言者一致同意对目前局势的分析,即它将作为目前军事侵略的结果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严重影响,这场由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尤其是那里的穆斯林发起的、并得到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正规武装部队支持的战争正在进行。全世界对这场可怕的悲剧感到震惊;这对盼望有一个共同生存、和平和稳定能够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盛行的有利国际环境的每一个人的良知是一个真正的震动。

最近的事件表明,塞族将不会自愿放弃其残暴的“种族清洗”运动或它们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它们利用仍在进行的和平主动行动和谈判来掩盖其不人道的作法和扩张主义侵略政策,顶住国际社会的任何压力。

有见于此,目前的外交努力遭到失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塞族正在考虑停止其野蛮的、罪恶的侵略政策,或者甚至考虑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信,没有任何政治或法律借口证明继续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是正确的。

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在最近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说:

“委员会重申完全支持遭受痛苦磨难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英勇地捍卫其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并要求安全理事会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武器禁运,以使该国能够勇敢地对付侵略者并行使其正当的自卫权利,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它们还要求国际社会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制止侵略是一项集体国际责任,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供一切可能形式的援助。它们要求国际社会在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以及伦敦会议决议方面采取一致的坚定立场。”

WG

我们还注意到大会在其四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第47/121号决议,该决议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权利根据宪章第51条进行自卫。那个决议反映了国际法统和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集体意志。它除其他外还声明有必要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以使它能够行使其合法的自卫权和恢复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安全理事会应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维护宪章和国际法原则。

国际人权大会最近在维也纳举行,它断然谴责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继续侵略、“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它要求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以使它能行使其自卫权。大会还要求停止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族部队的武器供应。他肯定了需要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

但海湾合作理事会认为联合国对前南斯拉夫实行的禁运其意图明确是适用于侵略者;它不应剥夺侵略受害者的自卫权。当塞族人正得到重型武器和其他军事供应使它们能加紧通过武力取得的领土的时候,默认这一严重局势和不加以纠正构成接受“种族清洗”和侵略的政策,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违反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这是一个同国际法和宪章背道而驰的严重情况。

十分重要的是应接受进一步流血、强奸和使人民流离失所,并接受塞族对无辜老百姓特别是穆斯林的军事进攻。极其重要的是,对城市和城镇的包围应予解除。保护安全区的国际努力应予加强,这些是符合安全理事会决议的。

我们要求的解决办法是符合宪章和国际法并将确保对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和不承认侵略和通过武力攫取的领土。

在我们看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是一个集体责任,联合国在其中可起最高作用。我们不应该让一小撮有宗教、民族和种族偏见的人,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支持下,继续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那将不符合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的一切准则。

海湾合作理事会认为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是它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所能接



受的最低限度。取消禁运将不仅是旨在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行使其自卫权；而且也是旨在保卫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统和提高联合国的信誉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信誉。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的溢美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塞内加尔代表团——主席先生，他是一个同贵国有极其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很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你正以能力、无私和技巧完成这一任务。当我热烈祝贺你的时候，我要重申我们全力支持你努力对安理会面前这些重要问题找到良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还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尤里·沃龙佐夫大使阁下表示祝贺，他上个月作了出色的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给予这个机会参加这一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惨局势的这一重要辩论。

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进行的侵略以及随后发生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种族清洗”，现在已达到了向我们集体良心再次挑战的程度。该国局势的日益恶化由于它是因为塞尔维亚人有系统地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决议而产生的因此就变得更加令人不可容忍。

塞尔维亚人对万斯-欧文和平计划采取蔑视和傲慢的态度，该计划由有关三方中的两方所接受并签字，国际社会对该计划曾抱有巨大希望。然而我谨记及该计划总是作为唯一和最好的解决办法提出的。该计划还经常作为一个借口使波斯尼亚当局难以要求第713(1991)号决议对前南斯拉夫实行的禁运对该国解除以使它能够根据宪章第51条进行自卫。会以宪法的提出者答应一旦该计划得到签署和接受将通过一切可行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使塞族一方同意该计划。

因此，当宣布那两方已接受该计划时我们真诚希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其人民将最终重新取得和平和安全。我们预期安全理事会将采取坚决行动显示其权威

并结束这一可悲的冲突。当塞族一方在其行动没有受惩罚后继续进行其侵略,甚至提出已按种族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分为三个共和国时我们感到极其失望。但如果安理会接受那个建议,它将使侵略者所希望的既成事实神圣化,侵略者的最终目的毫无疑问是要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从地图上消失掉,而不顾其人民在建国时自由表达的主权意志和深刻愿望。

塞内加尔不能赞同这样一种作法,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元首、伊斯兰会议组织现任主席蒂乌夫先生阁下一贯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一危险并注意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找到这一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这一解决办法应以尊重法律和公平为基础。

WG

这个决议- 我现在在这里正式重复--必须以下列为基础: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塞族人从他们以武力占领的领土撤出;赔偿“种族清洗”的后果以及具体地使难民返回家园;以及最后,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我们认为,安理会有责任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种族灭绝并且保护那里的和平与安全。它有这个责任,因为正如一位圣人说过,它的主要使命是防止这个贪婪和不公正的世界象个地狱。安理会必须使和平与安全得以建立,以使地球上成为一个完全和平的安乐窝,在那里没有贪婪、仇恨、愚昧、苦难或愚民主义。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地方,安理会必须确保智慧使所有人的思想得到启蒙并使同情的和风细雨滋润所有人的心,把流在遍地的鲜血变成人间温暖的乳汁,将残忍变成尊重人的尊严和法制。这是我们最希望安全理事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的热切希望,而不要再拖延或犹豫,不要再有任何默认或软弱的表现。

在那个国家一年多来发生的情况确使我们感到怀疑,因为安理会的所有决议,包括第713(1991)、757(1992)、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被侵略者置之不理和藐视。对这种对国际社会轻蔑和藐视的态度缺乏足够和适当的反应,肯定使该国人民的苦难加殊。

安全理事会一直希望不给予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授权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合法自卫权是自相矛盾的给侵略者以好处,这个侵略者尽管有军事禁运却一直得到各种武器的好处。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使侵略能扩大巩固其领土所得,这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应予维护的本组织宪章的原则和理想。

安全理事会不能--或者缺乏政治意愿--使侵略军队执行停火以使他们寻求谈判解决,这将要造成--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特别是世界正处于变化的痛苦过程中,对抗必须让位给和平共处,国家的自私让位给真正的国际大团结。我们还冒着这样的危险,即向各种各样危险的同塞尔维亚人公开追求的目标类似的目标为基础的作法敞开大门。

最后,我谨重申我们更愿意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历次决议,但是事实却使安理会没有给我们任何有意义地证明它决心采取这类行动,尽管它已经证明它有这样作的手段。

同时,时间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未来继续人民的生存这一边。因此,我们感到应采取紧急的对抗措施,包括结束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军事禁运,这种禁运如果继续的话,将只适应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这一步骤同进行和平努力绝不矛盾,因为在一场武装冲突中,人们不能阻止一方,更不能阻止已知的侵略的受害者,取得必要手段确保其合法自卫,而另一方却继续武装并扩大其领土征服,其目的是,如果他不能实现其阴险野心的话,至少相当大地加强其在可能进行中的谈判中的地位。

这是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真正要旨,我们衷心支持这一决议草案并由于我刚才提到的原因而作为提案国,我们忠诚希望安全理事会将通过这一决议。安理会通过这一决议将向塞族一方发出威慑的信息,而如果不通过的话,它将给它另一个甜头去坚持其不妥协立场,并坚持对法律和对理智力量的蔑视。

我肯定安理会面对这一选择将采取正确的决定,或者使冒着严重损害其信誉的风险,这一信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威胁,并使许多对它所抱希望破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溢美之词。

根据会议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我现在邀请Djokic大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DJOKIC先生(以英语发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强烈反对对卷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内战的一方结束安理会第713(1991)号决议实行的武器禁运。这样一个建议作为政治上短视的例子,不仅是无法接受而且充满着危险并将造成继续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内民众将和宗教战争升级。如果拟议中的决议草案得到通过,安理会在保护行使固有自卫权的虚假借口下,将违背其过去作出的控制危机和找到持久政治解决办法的努力中。结果,已经充满武器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陷入更多的武器和毁灭之中,造成进一步的屠杀、暴行和无辜人的苦难。

取消武器禁运和向一方提供武器将必定导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交战各方之间的军备竞赛,后果难以预料。设想武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部队将导致和平是错误的:相反,它肯定将使政治解决受到严重挫折。提出决议草案者显然并不致力于冲突的和平解决,而相反地正在设法达到它们自己的有限的政治目的。特别令人不安和伤心的是,这一倡议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提出的:和平进程经过长期艰巨之后,正在显示出朝着以所有双方的重大利益为基础的解决方向进展的迹象。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正对和平和公正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作出充分贡献。尽管对我国不公正的实行了不公平和不近人情的制裁,不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内战一方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将不遗余力地帮助防止三个主权民族之间的进一步流血并找到以它们合法利益和权利为基础的解决方法。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立即和无条件停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敌对行动已给予绝对优先。我们坚信,不存在任何其他替代全面政治解决的办法,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都应竭尽全力促进和鼓励波斯尼亚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当人们正在日内瓦进行密集和建设性谈判之时,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无论其动机

如何,都会使我们进一步背离这个目标。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承诺帮助波斯尼亚各方在平等尊重构成该国的所有三族人民合法权利基础上找到公正和平的道路。

提议的这项决议草案是一项战争草案,而不是和平草案。因此,我们希望,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将依照以神圣载入《宪章》的这些神圣原则,不通过提议的这项决议草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乌克兰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对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依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汉多基先生(乌克兰)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迪德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看到你以著名的效力和能力主持本月份安理会工作表示满意。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沃龙佐夫大使致敬,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5月份的工作。

我还必须表明,我们完全同意印度尼西亚和约旦代表所作的发言,他们是以不结盟运动主席身份并代表联合国阿拉伯集团分别在此发言的。

安全理事会再次面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责任,该国的局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讨论和谈判、其间还不时地通过了三十多项决议和同样多的声明后,国际行动的收支表没有什么令人满意之处,也没有给未来带来什么希望。

国际社会面对这种公然侵略的局势所采取的折衷措施、拖延和分歧没有为波斯

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个联合国会员国伸张正义。他们也没有对巴尔干区域的基本稳定需要作出反应,这个区域仍然笼罩着造成无数伤亡的重大灾难危险。

甚至更严重的是,有人公然要求安全理事会默许目前正在公开进行的瓜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进程,从而背离了人们在这里曾多次重申的国际关系主要原则:即不许以武力获取领土。

另外,不堪言状的“种族清洗”做法和穆斯林人口遭受的暴行仍在继续,并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甚至国际法院也已公开表明这一点。

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仍系统地受到故意阻碍。尽管安理会已多次发出警告,但构成维持和平部队的联合国人员自身也受到不断攻击。

阿尔及利亚认为,阿尔及利亚必须重申其对波斯尼亚政府捍卫其作为联合国一会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支持和声援。我们强调指出,国际社会,主要是安全理事会应义不容辞地确保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遗余力地制止侵略,恢复正义与法制。

阿尔及利亚完全支持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明确立场和不结盟国家的主动行动,不结盟国家期望安全理事会在法律和正义受威胁的任何地方捍卫法律和正义,并放弃双重标准的政策。

我们坚信,现在已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明确谴责侵略并给予受害者行使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自卫权利的时候了。勇敢和有尊严地面对不堪言状的野蛮行径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有权现在在这里要求得到确保其自卫的手段。

我们认为,逻辑、平等和最基本的正义都要求制止对受害者生存及遏制侵略不可或缺的手段不合时宜的剥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惨情况和目前已开始的和平进程都使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利益解除第713(1991)号决议实行的武器禁运变得至关重要并十分紧迫。必须忆及,当时实行禁运的情况同今天普遍存在的情况,即蔑视国际良知的情况有根本不同。

为此,阿尔及利亚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提出了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是安理会的不结盟国家成员起草的。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不容置疑地涉及到安全理事会的信誉问题。全世界的大众舆论每天都义愤填膺和悲痛万分地关注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日趋紧张的事态,伸张正义的迫切要求、国际社会的期望和全世界的大众舆论都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以便对这场其性质现在对大家来说都非常清楚的危机所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

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利益解除武器禁运、控制重型武器、制止侵略、尊重人权、重申和尊重不得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以及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些都是依照国际法公正解决问题的主要要求。

任何理论上的活动,不管多么高明,都无法为无所作为辩护。人道主义工作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本身不足以取消安全理事会原本根据《联合国宪章》保障维护其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安全理事会除了否认其责任并推托其任务之外,无法将自己局限在充当人道主义组织的附属机构范围内。我们认为,本来应当发生的情况正相反。

不久以前,冷战的结束受到欢迎,因为它预示了为人类充满希望的新时期的到来。难道可以想象,难道符合道义,难道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新时期最终却沦落为受到容忍的种族灭绝,得到接受的扩张主义,完全被置之不顾的受害者的阶段吗?不管是无能为力还是只用双重标准,或者是两者兼有之,安全理事会对于历史的责任的确是无法逃脱的。继续优柔寡断的态度不仅是承认不可接受的不公正态度,而且还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归根结底,这将意味着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奥马尔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并谨赞扬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大使在上个月内为主持安理会所做的努力。

在我发言之前,我谨表示支持约旦大使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所作的发言以及印度尼西亚大使代表不结盟运动所作的发言。我并且谨赞扬不结盟集团在安全理事会内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所做的不懈努力。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1993年5月14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且在S/25782号文件中的信件。这一信件反映了不结盟国家运动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意见及关注。不结盟运动要求举行这一会议,并主动提交一项决议草案是这一真诚努力的又一项内容。

不结盟运动所提交的在S/25997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是对无法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悲剧而感到极为痛苦和失望所导致的?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感到大家都已经无视了这一人民的正义事业。

这项决议草案是在各方犹豫不决的情况下,以及在各个项目、计划和决议都未能阻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政治及人道主义局势继续恶化基础上提交的。提交这一决议草案也是由于这些国家表示极为怀疑,是否有可能实现正义的解决办法,以维护这一人民的生命和尊严并维护我们大家欢迎进入联合国的这一国家。

这项决议草案并不包含与波斯尼亚局势无关的外交内容。它也不违背《联合国宪章》。它重申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它要求立即停止对该领土所进行的侵略行动,并要求消除这种侵略所带来的后果。

如果我们的愿望是良好的,那我们不得不同意所有这些内容。我们欢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难道该会员国不值得我们重申其主权吗?难道该不值得我们承认其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其享受和平与安全的权利吗?

该决议草案还要求向该国人民提供一切其自卫所必要的手段--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中庄严载入的自然的权利,这是一切法律和宗教的准则所承认的自然的



权利。

决议草案要求解除根据第713(1991)号决议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所实行的武器禁运,以便使它能够进行自卫。需要这样做只是为了纠正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民所作的错误决定,使其成为使用各种武器进行侵略的目标。目前这一人民的情况就象一个人双手被束缚以后推入水中,又要其保证身上完全不湿。第713(1991)号决议剥夺了该国人民进行自卫的权利。

我们并不认为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会象某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使局势恶化。在每天都发生大屠杀的情况下提出这一理由是很奇怪的。

解除武器禁运,并通过军事措施撤走军用物资仍然是目前状况下处理危机,制造有利于通过和平计划气氛的一些办法,这些都已经1993年5月14日不结盟国家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中提出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行使自决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将成为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的受害者。该国人民最有资格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它们应当获得优先地位。它们的话应当有人听。它们在行使自决权时应当获得支持和帮助,以防止屠杀、“种族清洗”、有系统地强奸妇女、儿童流离失所、对其礼拜场所和住宅的破坏,以及把其领土的其余部分变为一个巨大的监狱,其中囚犯和难民忍饥挨饿和露宿街头。

这也许是安全理事会占上风的最后一个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完整,使其能够在区域中维护和平与安全,并同时保护其人民的宗教和种族多样性。在此方面,我谨回顾《联合国宪章》第24条的条款,该条指出,安全理事会履行职责是代表了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意味着安全理事会应当根据国际社会的观点,而不是某些大国的观点采取行动。当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职责时,它应当充分了解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并极端重视法统。它不应当对某些利益和趋势让步。如果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它将开始走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道路并且摆脱双重标准政策。

采取主动行动将使安全理事会不仅仅是一个采取某些措施并接受既成事实的机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是一个不能浪费的机会。我们希望，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将获得通过，成为公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全面计划的第一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比尔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最衷心的祝贺，恭贺你担任安理会6月份主席。我们相信，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审议将产生果断的结果并解决问题的核心。

我也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沃龙佐夫大使表示深切地赞赏，他以杰出的技巧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正当我们今天辩论这一问题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助的人民的痛苦呼唤仍在继续，触及了目睹这一不可置信的痛苦的所有人的灵魂。毋庸说，我们以前都在大会和安理会多次审议了这一悲惨事件，通过了许多决议——但不幸徒劳无功。任何办法看来都阻挡不了塞尔维亚以波斯尼亚穆斯林人为特别目标的针对波斯尼亚人民的有计划的屠杀，或是满足它获取波斯尼亚土地和财产的无法满足的欲望，在此过程中，它在该国领土上给数百万无辜男女老少带来了毫无意义的痛苦。看来我们的决心或意志还不够坚定，不足以拉下这场令人痛心悲剧的帷幕。当我们束手无策地旁观一个会员国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时，这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一个恰当的景象。

我们曾一再考虑消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后果，尽管我们许多人都很清楚，波斯尼亚可恶地“种族清洗”政策的目的是消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国家。然而，对某些人来说，结束对人民的屠杀和实现和平解决的一线希望仍然存在。

我们现在以达到这样的阶段，人人都清楚塞尔维亚的意图是要粗暴地坚持夺取

领土政策,直到完全征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本以为已经忘掉征服这两个字。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已经感到了这一点,它决定呼吁安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结束它称之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种族灭绝”。因此,那次会议宣布,现在应当忠实履行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同一次会议上,我国外长宣布:

“由于我们对不同局势采取不同的标准,这种违约行为继续发生。我们认为,如果人权价值是普遍和自我延续的,我们必须放弃我们这种双重态度获选择性。”

让我们不要在这里看不到我们在维也纳已经观察到和接受的东西。让我们竭尽全力挽救一个会员国,不让它被彻底消灭。让我们现在就决定立即采取措施,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使其政府和人民能够行使固有的自卫权。我们先前的所有决议都受到塞族人的蔑视,它们不断扩张和进行“种族清洗”。我们先前关于针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的第713(1991)号决议是为了阻止侵略者。我们现在看到它没有成功。当塞族人继续获得大量军火和武器时,禁运的作用就是只给波斯尼亚人带来灾难和痛苦。他们称为被消灭的无助的目标,而我们和世界坐在一边袖手旁观,他们在自己土地的所谓“安全区”内慢慢成为囚犯。因此,既使在现在,如果我们不取消武器禁运,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我们将不幸目睹波斯尼亚人民的灭亡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主权国家的结束。

我们作为人和作为联合国成员的良知,决定了我们必须支持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取消武器禁运的决议。现在懒惰或者不行动,只能给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带来残酷和致命的打击:我们对建筑在“集体安全”概念基础上的联合国这一伟大机构的信念将承受致命的挫折,而且,我们心目中的联合国的灵魂,如果不是联合国本身,也将随着这场悲剧的痛苦结束而衰亡。

我们各人民,不能被人民看成目光狭隘,对《宪章》作选择性解释。《宪章》第七章的各条规定同其他任何一章的规定同样神圣。

这看来可能过分天真,但是我们决不能眼看着一个人类同胞奄奄一息地缓慢死亡,而不向他提供救命的氧气,当我们四周的人类同胞力图扭转他即将发生的心肌梗塞的集体努力看来遗憾地还没成功时,更是如此。

因此,我国政府坚信,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辩论将最终导致决议草案S/25997的一致通过。只有这份决议草案才能不仅拯救波斯尼亚人于消亡,而且能制止侵略者,说服他们寻求谈判政治解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哥斯达黎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塔腾巴奇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向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致意。我还要告诉你,对你主持安理会事务的方式,我感到非常高兴,安理会为人类未来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衷心感谢有此机会在安理会上发言。

大约一年前,我曾有幸在大会上表示,当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每天发生着的严重违反《宪章》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在我国引起的痛苦和义愤。当时我们不能想象,一年后的局势仍然不变,或竟然更加恶化。

因此,人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尽管国际社会的许多良好用意,但它仍然未能找到补救这一可怕局势的办法。因此,必须考虑新的办法遏制证实我今天要谈的内容。

一年前,我们曾经告诫指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个联合国正式成立的独立、主权国家不应该被剥夺取得行使它《宪章》第51条所保障的个别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所需要的手段。哥斯达黎加没有常规军,并拒绝使用武力为解决争端的办法。但是,哥斯达黎加今天相信,比侵略者的炮声更可怕的是无法自卫,不得不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因为一项不公正的国际协定束缚了它的手脚。

因此,我国代表团最强烈地促请安全理事会取消不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获得武器进行自卫的禁令,这样我们就能预防该国几乎被完全肢解,人道主义法遭受严

重践踏的严重局面。

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人民不能无视《宪章》及其基本信条之一,实际上否认一个国家生存的权利,让它缓慢、残酷地死亡。道德和法律责任都使我们有义务维持《宪章》第51条的完整。对此,我们大家都已作过庄严的承诺。

因此,我们今天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但还可能涉及其他各种考虑;并且就象我们最近在世界人权大会上所作的那样,明确宣布我们支持以一切必要手段进行自卫的神圣权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斯洛文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科瓦契奇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你担任主席。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和技巧将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也让我们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沃龙佐夫大使表示我们的赞赏,他主持了安全理事会5月份的工作。

今天稍后安全理事会将对安理会不结盟成员小组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采取行动。该建议涉及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武装冲突而产生的局势,要求立即行动,以维持该国——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结束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犯下的种族隔绝。

近月来,安全理事会把很多时间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武装冲突的问题上。迄今通过的各项决议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而且有时回避关键性问题。现在可能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最后机会之一。斯洛文尼亚不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没有参加安理会面前这份草案的起草工作。然而,我们愿明确地、毫不含糊地阐述某些基本原则。

第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战争既不是内战,也不是种族冲突。这是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外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这是一场争夺领土的战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每一个国家都有进行正当自卫的固有权利。不能剥夺波斯

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这一权利。

第二,必须制止种族灭绝,而且必须有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论。这是任何道德最基本的要求。

第三,安全理事会必须找到办法维护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存在,否则整个集体安全体制将面临危险。

第四,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对东南欧,事实上对整个欧洲的和平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的条件。

有时安全理事会的责任要求作出最严肃的思考和决定。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

GE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感谢斯洛文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克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汉多基先生(乌克兰)(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确信,在你有经验的指导下,安理会将找到解决今天议程上这个项目的最佳途径。

我国代表团还愿向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沃龙佐夫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5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无需强调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或者安理会在审议这一项目时所负有重大责任。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持续的悲剧每天产生新的受害者。它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破坏。这块曾经繁荣的土地现在遭到破坏。我们不断地看到可怕的流血。

显然,除和平谈判解决外,别无其他选择。乌克兰代表团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一解决方法;我们认为,这个方法能够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带来和平。

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解决应当基于以下原则: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撤军;停止“种族清洗”;承认所有波斯尼亚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以及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和独立。

在这一方面,我们呼吁安理会成员在考虑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采取行动时显示出明智。任何草率的步骤,不管现在看上去多么可取,可能导致更多的流血和冲突升级。这只能增加平民的痛苦,并使打破僵局更加困难。这反过来将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构成更大威胁,并使保护平民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更加艰难。这将造成比目前遭受的更大损失。

乌克兰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最危险地区之一、萨拉热窝地区驻扎分遣队。取消第713(1991)号决议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武器禁运将使那里的乌克兰军队的状况更加困难和不确定。我们已经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和许多伤亡。

安全理事会在考虑这一措施时也应当考虑另外的有效措施保护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我们对这样一种真正的可能性感到关切,即如果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取消武器禁运,敌对行动将加剧。乌克兰赞成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还认为,把波斯尼亚塞族现在拥有的所有重型武器置于联合国有效控制之下,可能是一项重要步骤。我们认为,这将降低该地区军事对抗的水平,并将从我们的议程上除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取消武器禁运这一问题。

最后,我们强调,乌克兰认为,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是追求和平进程。我们深信,允许更多的武器进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不会带来和平。这将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受害者。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感谢乌克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愿通知安理会成员,下列国家已成为决议草案S/25997的提案国: 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突尼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摩洛哥代表愿作行使答辩权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斯努西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 乔基奇先生在发言中提及决议草案S/25997的提案国,并声称他们不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而是促进“有限的政治目

标”。鉴于这一毫无道理的、错误的和毫无根据的说法，并且不愿进行争论，我不得不向乔基奇大使提一些问题。

乔基奇先生：当你谈论和平解决时是否是认真的；你知道和平解决的含义吗？能不能有不同于波斯尼亚塞族所设想的和平解决方法？能不能有不同于以被解除武装的波斯尼亚人所遭受的“种族清洗”和折磨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法？怎么能够把一项和平解决方法强加于那些不要和平、不接受和平而只是追求霸权、扩张和对其他人进行奴役的人？你在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和平？

让我提醒你乔基奇先生，你所不屑一顾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是如此致力于和平，他们一直到最后仍毫无保留地支持万斯-欧文和平计划。事实上，他们说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尽管是勉强地接受这一计划。

乔基奇先生谈到实现“有限的政治目标”。乔基奇先生，如果你认为“有限的目标”的意思是拯救一个每天遭到灭绝并享有正当的自卫和生存权利的民族，那么，这正是不结盟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追求的目标，这些国家想要提醒国际社会，在对付制造这种混乱的人时，必须小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情况如此。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之前，我要请那些愿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WG

奥尔海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是一系列失败的政策、没有充分执行的决定或显然无限期推迟的决定的结果，因为执行这些决定对于数百万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人的命运会起重大作用。现在波斯尼亚的未来政治结构在各方着手时它们在战争中所得体制化的时候正处于严重受破坏的过程中。

挽救波斯尼亚要求安理会中一大批国家改变其态度和了解。没有几个地区，特别是穆斯林地区，能够幸免。在过去12月中进行的残酷的战斗；村镇被焚烧，杀死了



数以万计的人并使其他人受到可憎恨地“种族清洗”。在使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被赶到极其拥挤、不安全和无人道的地点,或者--大多数--在欧洲其他国家绝望地作为难民而流浪。

著名的历史和宗教建筑有意被作为目标破坏;这发生在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居住在一起的人们之间。波斯尼亚悲剧中的绝望和愤怒感也许最好的由一位妇女加以概括,她同几百个穆斯林被驱逐,她们家园的穆斯林老百姓一起上个月被押解出穆斯塔并从山上来到一个拘留营中,然后泣不成声地说:

“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是囚犯。这是一个罪行、一个耻辱,这是欧洲!”

看来越来越象不仅是波斯尼亚人被塞尔维亚人以地区侵略而驱赶到所谓的“安全区”中,而且整个联合国也是如此。我们在过去一年半中在愤怒地毁坏了外交和国际的途径之后,我们现在所能作的就是回过头来并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赶到了一个角落里去。

我们现在再次编造勇敢的决议、宣言和声明的词藻是令人感到厌倦的,这些决议、宣言和声明在这个时期里来自联合国,它们每一个都充满了联合国将真正进行干涉制止侵略的暗含危险。看来唯一认识到它只是装腔作势的是它最想欺骗的一方:塞族人。

我们通过的最后一个决议即安全区决议充满了关于遵守万斯-欧文计划作为和平基础的大胆声明;波斯尼亚的领土完整;改变通过侵略所得;谴责侵犯人权;种族清洗的罪恶;支持战犯法庭把侵犯人权者绳之以法等等等等。还有威胁将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如果不产生结果的话。我们现在都认识到--塞族人比别人认识的更早--暗含的威胁一直是装腔作势:不会作任何有直接意义的事情来制止塞族人。

更令人忧虑的,是不会作任何事情来保护安全区。这是波斯尼亚人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它们显然不能再依赖联合国的行动和言词。甚至到处出现的欧文勋爵也开始洗手不干了。

然而,塞尔维亚的侵略有增无已,而同时日益扩大的军事不平衡,在加上军事禁

运,对于处于军备劣势的穆斯林人极其不利。这一社区处于严重的进退两难之中,他们如果有什么选择的话也是十分没有吸引力的。国际社会一直的瘫痪现在加速了按照民族来瓜分波斯尼亚,这将是两百万穆斯林面临被迫陷入经济破产小国家的地位的前景。虽然细节还不多,塞族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公开言论是我们没有疑问他们歪门斜道地战略将迫使穆斯林只有10%的土地,而在战前他们有44%人口、34%的土地。

因此,正在日内瓦发生的事情对于伊泽贝戈维奇总统的权威是一个直接挑战,他是塞拉热窝合法领导的余留下来的象征。他的罪行是他坚持波斯尼亚人作为一个单独、多文化的国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的主要保护人完全看得到的情况下,正在执行不体面和可比的阴谋迫使被围困和不幸的穆斯林接受波斯尼亚的分治。

但是安理会一贯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现在难道要向不真正代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凑合的会议屈服吗?在这方面,我们从6月22日哥本哈根发表的欧洲理事会最新宣言得到一些安慰,该宣言除其他外鼓励两主席继续努力促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有三方组成的人民都能接受的公平和可行的解决办法。欧洲理事会声明它不接受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牺牲波斯尼亚穆斯林而强行提出的领土解决办法。宣言还重申谈判解决必须以反应在万斯-欧文和平计划中的伦敦会议的原则为基础,并以不允许通过武力夺取领土为基础。

问题的实质是波斯尼亚人面临肯定的灭绝。波斯尼亚人如果要生存就必须保护自己,因为没有别的人会准备挺身而出。这就是一个明白的道理。显然,如果波斯尼亚人要保卫和保护自己,它们就必须有这样作的手段,而这则要求取消安全理事会在其第713(1991)号决议中对波斯尼亚政府适用的武器禁运,这是符合《宪章》第51条的。我们全心全意支持这一倡议作为在波斯尼亚当前现实的情况下实现和平的最后措施。不管各方如何决定,通过谈判解决这一危机,继续和恢复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只会减少,如果这种继续和恢复必须付出沉重代价。但是没人准备索取这个代价!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最容易被接受的选择是从可能的受害者那里索取更多并迫使他们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

我国代表团对于标准的往往是重复和自我辩解的关于维持武器现状的呼声已经失去了一切耐性。我们不相信它将导致巴尔干战争的扩大--如果一个主要受害者能保卫自己。这应是能使侵略者罢手的因素。有人告诉我们,如果塞族人完成其领土侵略,那么使波斯尼亚人处于自卫的境地通过使恢复敌对行动付出代价将只会对局势有积极影响。

也可能是武装波斯尼亚人不会使他们处于扭转侵略结果的境地,但是在这个时候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们的生存,以及谁将为此负责?如果武装波斯尼亚对联合国军队带来威胁,那么这些军队应该要么更好地武装和加强以保护自己,迁移到安全区或迁移到完全没有危险的地方。波斯尼亚人再也要不起这样子的联合国保护部队,他们在最可怕的暴行之间都不能挥舞自己的宝剑,而这是因为缺乏授权,其意义是在国际社会方面缺乏政治承诺。

最后,声称武装波斯尼亚人将停止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软弱的论点--考虑到当前这种援助的软弱性。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应坦率和透明,并应对我们对于这一空前悲剧的政策进行真正的重新评价。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波斯尼亚发生了什么情况以及现在还在发生什么情况。那些反对将取消武器禁运适用于波斯尼亚人的人将不仅重复他们对这一行动所构成的危险的祈祷,而且要断然说明他们打算作什么以确保波斯尼亚人的安全和生存,制止塞族侵略和停止该国的敌对行动。我们怀疑他们事实上准备只做很少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波斯尼亚必须作为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所享有的权利的范围内充分寻求保护它自己。

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这一决议草案以免除波斯尼亚政府受到我们的第713(1991)号决议所加于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

阿里亚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宪章》第五十一条必须对安全理

事会所有成员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下接受和理解。正如我们昨天我们承认我们的一位成员的自卫权的这一事实一样,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至少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不被剥夺这一同样的权利。

今天我们正在辩论通过这一决议草案的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一决议草案是由我们这些安全理事会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即佛得角、吉布提、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委内瑞拉向安理会提出的,同时还提出了构成其基础和理由的原因。

现在,我冒昧地概括在我们整个磋商和讨论之中反对通过这一决议草案的那些安理会代表们的主要考虑。我还将冒昧地提出有关他们的反对和关切的若干想法。

我们所听到的对决议草案的主要反对是:第一,它将增加暴力的水平,冲突将会扩大和加剧;第二,将会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战争--所有各方将获得更先进的武器;第三,日内瓦谈判进程将受到危及;第四,这将意味着安全区的结束;第五,它将加速塞族对所剩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进攻,它将被彻底征服;第六,人道主义援助将受到危及;第七,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成员将撤离;以及第八,这将承认安全理事会被这一冲突所挫败。

在我分别谈这些反对意见之前,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针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它是在波黑共和国得到国际承认之前颁布的)只影响了该共和国。人们一般都同意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曾经得到并继续得到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所有军事支持和装备,安全理事会仍然未能制止禁运的违反。

现在我将谈一下反对意见。

它将增加暴力。已经有20万人死去。200多万人已经流离失所。2万妇女遭到强暴。国际法院和世界人权会议都指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以及其他无法形容的罪行的受害者。对于安理会来说,所谓暴力将增加和扩大意味着什么?

显然,一个武装了的人民将有更大的能力保卫他自己,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必然会增加。到目前为止,塞族发现可以轻而易举地蹂躏和摧残波斯尼亚穆斯林。当后者

能够保卫他们自己的时候,情况就可能阻挠塞族,尤其是能对其不受惩罚予以限制。

更多战争?国际社会对于采取措施制止侵略的不一贯的态度使冲突无限升级,这意味着主要屠杀波斯尼亚穆斯林人民。这是一个现实。

日内瓦的谈判进程将受到影响。坦白地说,在日内瓦万斯-欧文计划的剩余已被卡拉季茨-米洛塞维茨-图季曼-博芬协议所取代。联合国为什么要对影响一个进程表示忧虑,在此进程中那些用武力取得领土的人寻求欧文勋爵和斯多滕伯格先生在谈判会场日内瓦的万国宫的存在--不仅是消极的存在--所给予他们的合法性。我不能理解欧文勋爵怎么能宣布

(以英语发言)

“我们必须制止波斯尼亚政府正在作出的决定的这一胡闹,这些决定并未经过政府讨论;我们能够对伊泽特贝戈维奇作卡拉季茨和博芬所作的事,把它称为穆斯林党。”

(以西班牙语发言)

更为难以理解的是能够分割一个业已支离破碎的政府以便消除在日内瓦炮制的分割协议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联合国不能够,也不应当,将其名字--我们所有国家小国、中国和大国的名字--使该共和国的最后蹂躏合法化。古老的殖民主义哲学说

(以英语发言)

“有时对于抽象正义的考虑必须让位于对于行政的权宜之计的考虑”

(以西班牙语发言)

务必不能实现。

它将是安全区的结束。全世界都知道这些安全区是由什么组成的以及它们意味着什么。以这个名字称呼它们又摧毁安理会在这一场冲突中所剩的一点信誉的危险。在过去的三个月中,第一个安全区斯雷布雷尼察被强行剥夺了饮用水、电力和医疗的服务。流行病吞食了成千名儿童,他们受到塞族监狱看守的残酷对待而我们

又没有能力保卫他们。

在另一个安全区戈拉日德,我们刚刚设法将几辆卡车弄进去之后,该安全区再次受到包围。萨拉热窝、图兹拉、比哈奇和泽帕构成了这一连串的暴行。这些地区肯定是自由和安全进行各种罪行和袭击的地方。我们到过那些地方的人非常清楚这一点。

塞族进攻将会加速。这点很可能是真的,除非国际社会决定采取必要的补偿行动以使重型武器无法产生作用,这些重型武器使得塞族能够不受惩罚地行动。如果不这样做,毫无疑问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府最终将被拖垮和征服。

“那么国际社会将作些什么呢?”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中有一位我们的安全理事会同事这么问。只能有一个答复:做一切必要做的事,使这些情况不要发生,因为如果发生这一情况的话,不论对欧洲本身或者对全世界来说,欧洲就决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在这方面,西班牙总统冈萨雷斯在哥本哈根说,

“如果国际社会不能用它能得到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它不想在南斯拉夫进行大规模的干预,看来很明显,波斯尼亚人的自卫权就要开始兴起了。”

法国密特朗总统说,

“穆斯林不能保卫他们自己,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他提醒他在欧洲共同体的同事说,联合国曾决定捍卫其安全区,秘书长仍在恳求第三世界各国政府提供7 500名士兵。密特朗总统说,

“如果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本国的安全,那只需要我们两小时而不是几个星期来作出这一决定。”

最后他说,

“如果我们保卫安全区,那就不可能告诉波斯尼亚穆斯林不会准许他们保卫他们自己。”

除了上述杰出的政治家的发言以外,还可加上德国政府首脑科尔先生的讲话,

“不能允许国际社会放弃波斯尼亚穆斯林。取消武器禁运是必要的也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因为它意味着帮助最弱的人。”

最后，撒切尔男爵夫人的讲话说，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不让人们保卫自己，除非他愿意保卫他自己。”

该声明还反对损害人道主义援助。

情况确实如此——虽然美国从空中运送的人道主义援助达到了联保部队根本不能去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已被视为在采取制止冲突步骤的同时，帮助人们生存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要取代更有目的性和更有意义的努力。问题不仅仅是要制止难民外流或满足受害人民的需要。正如红十字会行动协调员——在前南斯拉夫——所表明的那样，人道主义援助

“已被各人道主义组织用来填补国际社会所创造的政治真空。有人要求我们给政治问题撒面粉。由联合国保护的车队受到了各种侮辱，但他们创造了帮助他人的幻觉——事实上，他们确实在帮助别人——但是他们远没有解决问题。”

他接着说：

“人道主义组织不能代替政治决定。各国政府应停止为其自己的目的利用人道主义组织。”

在这方面，秘书长特别代表施托尔滕贝格先生最近已通知安全理事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保部队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是在不安全的气氛中从事业务活动的，鉴于冲突的加剧，这种不安全气氛已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这些业务活动已不能再持续多长时间了。这种情况表明，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

神圣的联保部队工作十分出色，但是，尽管他们的任务允许自卫，但他们没有进行适当支配的装备或准备。正如我的同事吉布提大使已正确指出的那样，给予联保部队真正有效的授权或把他们撤出都是可以——冷静并根据问题的严重性——予以考虑的选择。我们不能设想他们只保护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车队而不保护人员。

最后的目标是，这样做将承认联合国的失败。事实上，安全理事会继承了一个已非常严重恶化的局势。几乎两年前冲突开始时，卢森堡外交部长雅克·普斯先生曾说过：“现在是欧洲的时刻，而不是美国人的时刻”。当时，人们正在作出努力--实际上是一种不成功的努力--以便在区域范围内处理冲突。在几乎经过40个决议后--在安全理事会对伦敦会议、卡林顿勋爵和平计划、万斯--欧文和平计划和华盛顿行动计划表示支持后--今天没有人能在这里否认，侵略者正逐渐打败这个代表国际社会的杰出机构。

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已通过人道主义援助设法挽救了几千人的生命，但同样，成千上万名更多的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几乎消失时丧失生命。现在，这个新计划的主角是侵略该共和国的原凶，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不惜任何代价达成一项强加在受害者头上的协议。

安全理事会不是一个辩论协会或面向未来的思想库。为此，推算或预测执行该决议的后果不是安理会的本质工作。实际上，它的工作--的确它的义务是确保执行《联合国宪章》。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埃德瓦尔德·贝尼斯曾被称作顽固不化的人。著名的伦敦泰晤士报甚至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指出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该考虑使其国家更具有单一性，把苏德台人让给德国--即因种族同苏德台人团结在一起的邻国”。

这个历史背景--实际上这个最近的事--现在已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地区恶化的冲突中播下许多危险的种子。一方--同贝尼斯一样--也把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描述为顽固不化的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被迫把其90%的领土割让给它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邻国。剩下的领土将完全是符合种族隔离精神的单一人种地区，但种族隔离经常受到联合国的谴责，这也算它同种族隔离斗争的主要成就之一。

当然，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同贝尼斯总统一样，都有同样的民族激情。他的国家



正在被肢解，他正处于完全失去国家的过程中。他只能顽固不化。

对希特勒来说，消灭贝尼斯和捷克斯洛伐克还不够。对他来说提出“以土地换和平”也不够。这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征服者来说，也是不够的，他们在消灭了该共和国的穆斯林后，在了解犯罪大有收益后，现在正把他们的行动扩大到该地区其他地方。

两年来，原则外交的幻想把我们从卡林顿勋爵的伦敦会议带到了赛勒斯·万斯和欧文勋爵的和平计划，现在施托尔滕贝格又把我们带到了日内瓦。所有这些作为和平谈判者的杰出外交家已被迈斯尔斯、米洛赛维奇、图季曼、卡拉季茨和博班有效地取代。

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权指手划脚地要求一个国家--不论其多小或多么手无寸铁--要求它必须做什么或绝不能做什么。正如国际法院所指出的那样，不挺身保卫和保护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受害国，毫无疑问，是最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竭尽全力防止一国人民为生存行使自卫权意味着承担非常重大的道义和政治责任。决定不帮助一个把其生存建立在集体安全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是一回事；面对不执行该原则的显然决定完全拒绝其天然的自卫权是另外一回事。那些今天通过其投票作出这项决定的人在实际面前负有相应的责任。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项决议草案首先是一项道义和政治原则的宣言。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将对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因为捍卫国家的权利绝不能被视为是少数人的立场。

最近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一些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都支持人权普遍性的概念。因此，我不能设想，同样这些国家今天会不同意国家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具有普遍性。

在日内瓦，人们首先同克罗地亚方面，然后同塞尔维亚方面进行了谈判，但奇怪的是，在开始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穆斯林方面进行谈判时，人们却同意让该共和国七名主席团成员参加：即三名克罗地亚人、三名塞尔维亚人和一名穆斯

林。但对其推动者来说,不幸的是,这名受委托认可该国分治规则的穆斯林应对贫穷的穆斯林难民犯下欺诈罪目前正受到奥地利警方的通缉。

难以至信的是,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因其在坚持执行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推动的“和平计划”--即万斯--欧文计划--时性格鲁莽而被排斥在外。

为什么发生了这一情况呢?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作了些什么呢?他是被整个国际社会公认为该国的合法总统,并且一直到最近为止都是有关前南斯拉夫的国际会议中各方谈判者之间的正式调解人。简单地说,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就象贝奈斯、丘吉尔、戴高乐,就象列宁格勒的英雄人民一样不同意投降,就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不愿投降。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使我想起伟大的坚定不屈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1938年所指出的观点,大意是,那些不顾尊严而企图防止战争的人最终将会遭受到羞辱和战争。

最后,我认为应当在今天回顾一下欧洲共同体采取的行动,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此后,安全理事会在经过彻底和认真地审议之后,建议大会接纳其为联合国组织的成员。这些情况发生已经将近两年了。这一承认不是轻易作出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该国被接纳为会员国才刚两年,安全理事会竟能够对该共和国被通过使用武力及“种族清洗”而进行的领土上的征服而随时面临瓜分却依然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安全理事会必须始终如一,并担负它在建议接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时所承担的责任,而不防止该国为保障其自身的生存采取必要的手段,这是我们即将进行表决的该项决议中所规定的。它这样做也就是承认安理会存在的极为严重的出尔反尔的现象。

戴维·汉内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英国政府从前南斯拉夫的飞机一开始就始终积极地参与国际上为寻求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我们通过联合国有始以来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整套经济制裁,不遗余力地争取经过谈判实现和平,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制止猖狂侵犯人权的行爲,并惩罚那些在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以及在克罗地亚开展或帮助开展侵略行动的负有责任的人。在这些努力中,我们放手提供人力、财力或政治援助,主要是通过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在联合国保护部队中大批英国军队拯救了上述所有三个地区的成千上万波斯尼亚人的生命。许多英国平民救护人员参与了大规模的国际救济工作。英国及其欧洲共同体的伙伴国家对所有这些工作所提供的财政贡献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或其他国家集团所提供的援助。

我们对政治解决尚未实现感到遗憾。但是联合国不能简单地强制实行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以这种方式强制实现和平的唯一方法是无限期地在波斯尼亚部署一支庞大的军队。没有一国政府认真地提出过这一建议。目前的局势使人深感担忧,但是我国政府认为这不应导致绝望,也不应被看作采用我们认为是绝望办法的理由。我们认为解除武器禁运的建议是一种绝望的办法。

我们有许多理由认为这一坚定在事实上不会帮助他原来希望帮助的人民,即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而更有可能导致局势的恶化,并导致国际上,特别是联合国解决危机的努力的破产。至少,这显然将导致战斗的加剧,正因为波斯尼亚的地理状况完全使人无法相信解除武器禁运会致使武器提供给波斯尼亚政府的军队,因此使人更认为战争会加剧。现在已经发生这种情况,即秘密运向波斯尼亚的武器中有很大部分流落到另一方。此外,解除武器禁运的决定也许将使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抑制不住的要加剧其军事活动,并保证在任何大量提供武器的时候,波斯尼亚政府军所造成威胁已经消除。

除了这种缺点之外,我们无法理解在决定解除武器禁运以及不可避免地战争进一步加剧之后联合国目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努力将如何得到维持。我们理解,这是秘书长的观点;这是国际会议共同主席的观点;这是联合国保护部队司令的观点,这也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观点。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工作已经拯救了几千的生命,并且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如此众多居民的生存也是关键的,这项工作将会受到致命性的损害,在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领导下的国际救济机构的认真

地工作也会同样受到损害；在日内瓦的和平进程如果不受到毁灭，也将受到挫折。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决议将被看作联合国已经背弃了波斯尼亚，听任其居民自生自灭。

从广义上说，这些就是我国政府不能接受目前决议，并且希望该决议不得通过的理由。我们尊重那些提出这一决议的国家的观点以及诚恳态度，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在安理会造成了严重的分歧，现在却被坚持要付诸表决。我们对这一点特别感到遗憾，因为安全理事会在处理所有国家都认为是安理会近年来所面临的最复杂和最困难的国际问题方面的团结一致精神是取得收效的绝对的先决条件。我们希望，安理会很快能够恢复团结，而我们将准备为此而努力。正因为此，我不打算答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大使所作的一些相当过激和毫无根据的言论。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英国政府始终站在解决这一危机的努力的前列，我们并准备继续这样作。就波斯尼亚来说，我们希望最高优先必须放在使安全地区更为安全之上。并没有人表示安全地区本身就是解决办法；他们是旨在制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保护几千名无辜难民的生命的一项措施。我们高兴地看到目前对安理会决定向联合国保护部队增7 500部队并以空袭为感慨力量支持这些部队所作的反应。

另外，对塞尔维亚和蒙的内格罗进行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实现持久公正和平的各项努力的斗争内容。必须坚持并且加强实行这一制裁。尽管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制裁问题执行团所作的努力，以及塞尔维亚和蒙的内格罗周围如此多的各国政府所作的努力，货物仍然进入这一国家。关键的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以及贝尔格莱德当局认识到，在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其中包括最近的第820(1993)号决议中所规定的条件等到实现之前不会放松或者解除这些制裁。

我们并且认为，安理会必须尽一切力量维持并扶植和平进程，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支持对波斯尼亚某一社区不公平的解决办法。但是，这指的是，我们应当毫不犹豫的愿意考虑有希望得到所有三个社区支持的任何方式。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坚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所阐述的原则，以便保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主

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尽量利用万斯-欧文和平计划中所载的基本要素,尽管该项计划中所建议的领土划分图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上星期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重申了支持共同主席在这一基础上实现解决办法的努力。日内瓦的目前一轮讨论正处于紧要的关头。声称解决办法正在产生当然为时过早,但是完全放弃这些努力,并且在具有适当的具體形式,并且能够在要求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尊重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得到判断之前就破坏这一讨论也是为时过早。

总之,我要重复我国政府的希望,即在这一辩论之后,以及在我们希望避免的这一决议草案的表决之后,安全理事会能够重新作出一致努力,为前南斯拉夫带来和平,并且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带来持久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

默里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国政府认为,由于原则、时机和实质内容方面的原因,不应通过本决议草案。

我首先谈谈原则方面的原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不是组织战争或发动战争。根据《宪章》,其作用是促进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同《宪章》原则相反,决定有选择的取消武器禁运将使我们走上战争而不是和平的道路。

时机方面的原因也对决议草案不利。拟议中的决定不仅将灾难性地干预日内瓦会谈。谈判进程现在正在进行。只要它正在继续,我们有理由希望并且有责任鼓励寻求在各方--我强调--在所有方面之间达成协议。

此外,安全理事会第836(1993)号和第844(1993)号决议决定建立安全区并确保对这些区的保护。显然,安全区同取消武器禁运反映了截然相反的理论。取消禁运将使安全区无法维持。法国政府认为,安全区不管多么不完善,必须获得尽可能大的成功的机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极为严重的局势下,任何可能挽救人类生命的行动都必须获得优先地位。这些确实是临时性措施,但是可以执行的措施。根据秘书处的情报,本阶段部队提供国家可提供6 000多人。安理会知道,法国刚刚作出加强保护这些区的新的承诺。

最后,我谨谈谈我国政府为什么反对取消武器禁运的实质性原因。这样一项决

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存在本身将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因此,这种后果将同决议草案起草人的目标背道而驰。尤其因为决议草案原来的第4段被删除,该段设想能够对重型武器进行空袭,以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

塞族人和实际上克族人极可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人发动大规模和可能是决定性的攻势。这将意味着更大的损失,新的领土征服和甚至是该国的彻底消失。如果穆斯林人设法挡住这场攻势,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冲突的国际化。如果我们挑起战争,我们是否能够承担造成冲突扩大的沉重负担?我们是否应当作出一项决定,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联合国部队的撤出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停止?我们不选择这些非常严重的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国政府理解决议草案提案国的动机,但不能支持这样一个文本,它违背了寻求冲突的和平、持久解决的政策,这是我们所遵循并且在5月22日的《华盛顿宣言》和6月22日欧洲理事会的《宣言》所证实的方针。

我受到某些发言的新启发谨再加上一点。法国并不仅仅只限于空谈。我们派遣士兵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去。我国在7月初将有6 300人驻扎在前南斯拉夫土地上。我们已经失去了11个人。如果全世界做得同样多的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代表在呼吁中就不会提出那么多要求。情况将会不同。我国派人驻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土地上,不会接受任何人从道义上教训我们。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不能接受决议草案S/25997。

俄罗斯联邦关于波斯尼亚危机的原则立场是,我们目标应当是尽早停止战争,实现政治解决,加快寻求和平解决模式的过程,这种解决应当在符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领土完整的情况下,使所有三方都感到满意。执行决议草案中提出的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武器禁运的决定不仅不会增加实现这样一种解决的机会,相反只会打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战争升级的大门。这将导致完全同决议草案起草人宣布的目标相反的结果。

通过决议草案将会引起波斯尼亚当局在军事和政治步骤方面的连锁反应,可能会使军事行动火上浇油。波斯尼亚所有三方参加的日内瓦谈判进程将受到破坏,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行动以及联合国会员国目前部署在该国的分遣队的安全也将受到破坏。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曾经提请决议草案起草人注意以下情况,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禁运将把该国推入更大的战争并导致局势的急剧恶化,敌对行动的升级,流血,该国平民人口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死亡。

此外,冲突确实有可能超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边界,邻国可能直接卷入。它将在国际社会寻找冲突解决方法和改善成千上万人民状况的努力面前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可能保证执行安全理事会设立安全区的决定和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或结束冲突。

这种事态发展基本上将是目前可能的情况的反面:在波斯尼亚各方之间就冲突的解决达成协议。各方在日内瓦的第一轮会谈表明,有可能在彼此直接对话中找到达成协议的方法,按照目前的现实阐述新的方法。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们能够在进一步的会谈中取得进展并实现最终解决。

安全理事会不应让这次寻找政治解决的真实机会失去。我们必须理解,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根本没有替代办法。以军事手段或武力强加一项决定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兄弟相残和破坏。

我们认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任何持久和可行的解决都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所有各方必须确实停止敌对行动,对违反停火者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充分考虑所有三方的正当关注;不论对该国的国内结构作出什么决定——联邦或联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完整都必须得到维持;不能承认对通过不利或“种族清洗”而获得的领土和其他利益的巩固;以及各方必须使安全理事会所有各项有关决议和决定能够得到充分贯彻,包括那些有关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和人

道主义援助运送安全的决议和决定。

在可能的范围内,一切行动必须以伦敦会议、万斯-欧文方案和华盛顿联合行动方案的经验、概念和原则为基础。在有关波斯尼亚问题的国际行动方面,我们为此协定或协商一致的要求;这是达成和贯彻任何波斯尼亚解决办法的绝对先决条件。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欧洲理事会6月22日所作的决定大体上符合这一方针。

我们支持国际调解人员、欧文爵士和施托尔滕贝格先生缔造和平的努力,并愿意积极参与促进解决,包括由俄罗斯联邦主席前南斯拉夫问题会谈特别代表的进一步努力。

我们正在设法帮助为谈判进程的胜利完成建立框架,他将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该共和国有三个社区组成。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文明手段,而不是强制命令或武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扑灭战争的火焰,在已深受苦难的南斯拉夫土地上恢复和平。

俄罗斯继续支持和平区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建立一种国际力量存在的概念,以作为朝着和平解决取得进展的一种办法。

通过决议取消武器禁运,实际上可能使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的全部活动失去作用。

鉴于以上所述,俄罗斯联邦将认为,通过决议草案S/25997是不明智的,有反作用。

丸山俊二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日本深为关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继续严重的局势,充分赞同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敌对行动立即停止和冲突得到政治解决的意见。然而,我国政府在仔细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之后,得出不能支持该决议草案的痛苦决定,理由如下:

第一,日本担心,决议草案中提议取消武器禁运,几乎肯定将导致该地区军事敌对行动的升级;而且通过加剧暴力,将在事实上排除以和平的政治手段这场冲突的可能性。其结果,人民将不得不打到底。我们难以赞同这种解决办法。



第二,日本继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联合主席争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并继续坚信,那里的冲突必须通过谈判解决。日本关切,在这一十分关键的时刻,决议草案将对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新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

我国政府还关切的是,取消武器禁运将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正在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带来不利影响,这些人道主义援助是减轻贫民人口困境的必要条件。安理会最近才通过安全区决议。充分和迅速地执行这项决议非常重要。

我们再次赋予所有有关方面重新加紧努力,通过谈判实现相互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寻求通过武力加以解决。我们促请他们本着诚意参加谈判,以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埃尔德什(匈牙利)(以法语发言):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悲剧——这种悲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历史上是空前的——匈牙利的感情从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各提案国是一样的。我们心灵沉重地关注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事态发展,并同许多国家一样,对这场冲突深感挫折。被迫承认国际社会迄今为止争取为这场危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努力已经失败,是痛苦的。侵略、“种族清洗”和不容异己正在取得辉煌胜利,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未来构成致命的威胁。

匈牙利继续赞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包括停止敌对行动,从武力占领的领土上撤走,扭转“种族清洗”政策所造成的各种后果,以及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匈牙利认为,清楚地分清侵略者和侵略受害者极端重要。如果有人不能或不愿意作这样的划分,如果有人仅仅注意到发生过侵略,这对世界的未来是一个可悲的预兆。毫无疑问,全面迁就和屈从的政策和简单地接受既成事实的政策,将鼓励该地区和其他地区正在考虑用入侵其他人民,摧毁他们的土地的办法来解决其问题的各种势力。

匈牙利认为不能容忍的是,冲突的一方——最强的一方——继续从外边得到武器供应,而另一方——该国的政府,即这场侵略的受害者——却没有这样的能力。问题在于制止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供的所有武器和弹药。为此目的,应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边界全线设立国际检查设施,假如第838(1993)号决议所示。必须把塞族的重型武器置于有效控制之下;造成大量屠杀的正是这类武器。他们已经成为这场怪诞战争的象征,一个代表塞族军事实力的象征。安全理事会要作的只是实行安理会自己的决议。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安全理事会的处境非常微妙。匈牙利认为,这些同样的原则必须指导安理会并在解决所有混扰世界的危机中加以运用。国际社会事实上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这一情况下考虑的所有措施必须根据这一承认和根据该国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这一事实来确定。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该决议草案中设想的行动实际上是否能够促进波斯尼亚问题的解决,该决议草案所设想的措施是否可能使我们更加接近接触这场悲剧。

我们仍然铭记,鉴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侵略战争提出的挑战,可能的选择办法之一是取消对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匈牙利并不排除这一选择方法;获得原则上并不先验地排除这一选择方法,因为显然,当1991年9月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通过措施时的局势同目前的事态大不一样。

然而,在仔细地权衡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各种论点之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目前情况下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不一定会对该国及其周围地区的随后事态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此我们想到的是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对仍在政府控制下的领土发起新的军事攻势,造成新的人的痛苦,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停止以及驻扎在前南斯拉夫的国际工作人员面临危险。

我们认为,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将承认不可挽回的失败,以及停止旨在寻求谈判、政治解决战争的努力。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理解《宪章》所确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真正重要性。安理会必须明智地行事,并在这样

做的时候吸取迄今为止痛苦经历的教训。

今天,在安全理事会中有一种看法--让我们承认,这种看法并不一定反映整个联合国内的优先选择,相反,这种看法倾向于赞成支持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最近所做的努力--这种看法就是,应当给冲突主要方面之间目前正在进行的至关重要的交往一个机会。我们不能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条道路充满许多危险,但是,在我们诉诸国际社会可得到的最后武器之前--在我们采取这一步骤之前--对目前局势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整个地区的未来非常关切的匈牙利希望给旨在解决那个同二十一世纪末崇高的人民价值相称的国家的危机的不懈努力一个最后机会。

这些是导致匈牙利被载于文件S/25997中决议草案投弃权票的原因。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将决议草案(S/25997)诉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科特迪瓦、吉布提、摩洛哥、巴基斯坦、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无。

弃权:巴西、中国、法国、匈牙利、日本、新西兰、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6票赞成,零票反对,9票弃权。由于未得到法定多数票,该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取消安全理事会对波斯尼亚实行的武器禁运。事实上我们取消禁运的看法自克里斯托弗国务卿首次提出以来没有改变。美国对今天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以此重申其信念: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享有自卫权利。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但是,安理会强行规定的武器禁运无意地造成一个有利于侵略者的破坏性后果:它冻结了武器方面的巨大差距。我们并不认为本机构应当剥夺波斯尼

亚政府面对波斯尼亚塞族及其在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者进行的野蛮的侵略捍卫自己的努力。

因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未能通过今天审议的决议。

尽管安全理事会没有选择今天就武器禁运采取行动,但如果波斯尼亚塞族把安全理事会今天的行动理解为批准其不妥协态度或使用军事实力改变国际边界或毁灭一个邻国的企图,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今天的表决也不应当被认为表明,国际社会愿意对主要有波斯尼亚塞族在波斯尼亚犯下的粗暴违反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我们将继续坚持认为,如果贝尔格莱德当局想要重新加入国际大家庭,他们就必须停止暴力,停止屠杀,停止对波斯尼亚国家的侵略战争,并遵守所有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继续施加压力。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达成一项有所有各方自由同意的谈判解决方法。美国认为,取消对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安理会必须继续寻求恢复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可行性的方法。我们必须继续表明,这一现状是不可接受的。面对继续蓄意阻挠的行为,我国政府仍然认为,所有采取新的和更加严厉措施的选择必须予以保留。不应当事先判断或排除考虑任何选择。

李肇星先生(中国):波黑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希望,有关各方能共同努力,通过和平方式,早日解决波黑冲突。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目前波黑局势继续恶化,冲突不断加剧,人民正遭受日益深重的灾难,中国代表团对此深表关切和同情。我们也十分理解广大不结盟和穆斯林国家对波黑共和国命运所表示的关切和忧虑。

中国代表团认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对决议草案中呼吁在波黑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撤出用武力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和确保波黑共和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承认波黑难民有权返回其

家园的内容,中国代表团是支持的。但基于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冲突的立场,中国代表团对刚刚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

卡斯特罗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深切感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形势的严重性,今天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审议。

巴西政府以巨大的关切注视着该国冲突的不断恶化,了解到强加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辜平民百姓的暴力和不安全的难以容忍的程度,在那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最基本的条例受到了藐视,种族仇恨和不容忍的灾难凶狠地卷土重来。

因此我国代表团理解和同情促使安全理事会不结盟会员国作出以下决定的各个目标--我们充分尊重这一决定。即要求文件S/25997所含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该决议草案中的许多内容值得我们无保留地支持。我们同意案文序言部分所述的各项原则,冲突的解决办法应该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应该继续寻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人们现在称之为“种族清洗”的可憎的作法必须立即停止,并且应采取步骤改变其可怕后果,包括准许所有难民回到其家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其他任何地方,使用武力获得领土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所容忍的。

鉴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无法对决议投赞成票。

巴西继续认为寻求波斯尼亚冲突全面的政治解决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也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将其行动和决定针对制约和停止武装冲突,并应避免由于其行动和决定的结果所产生的战争可能升级和扩大的风险。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保护部队和人道主义机构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进行的出色的工作,我们不愿看到这些努力过早地结束。此外,有理由担心决议草案中所包含的某些措施如果要得到实施的话可能会造成激烈的行动,这些行动将影响我们所正在企图保护的那些人们。

我们肯定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当然联合国的全体成员--的最终目标都是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肆虐的无法延迟的悲惨冲突寻求公正和持续的解决办法。但是,在这一阶段我们并不相信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某些具体措施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将是有益的。巴西政府认为,国际社会不应该放弃达成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希望。

基廷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也对波斯尼亚局势深感沮丧,这一决议草案正是由此而产生的。这一决议草案反映了我们大家的关切,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我们认为波斯尼亚局势的持久解决办法应该通过加强的努力以实现政治解决。

新西兰一直支持并继续支持联合国人道主义努力和安全的各措施,诸如制裁,其目的是在于说服各方认识到寻求政治解决的必要性。我们派出了军事人员作为联合国驻南斯拉夫军事观察员。

但是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所提议的行动属于相当不同的性质。取消武器禁运将会,我们认为,立即加强对波斯尼亚部队的军事压力,这将不可避免的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和更多的难民。同样不可避免的,它将迫使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停止。

我们认为,仍然有可能使欧文计划的原则被纳入一项所有各方都能同意的解决之中。我们当然肯定希望它们能是这样,在目前我们将十分小心不要损害这一可能性。

对于我们清楚的是,通过这一决议草案将会造成加强了、正面的军事对峙。它将使任何和平解决这一局势的任何尚存的机会的大门关闭,而最终它将被人们认为是联合国放弃其职责以竭尽全力促成和平解决。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决议不会达到所寻求的目标。

可能在某一时刻安理会将不得不承认它避开了谈判解决并采取适当行动。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但是我们认为现在这样做为时过早。

一定不能将安理会的决定误解为背弃了波斯尼亚人民。恰恰相反:安理会根据第836(1993)号决议建立了安全区,我要提醒所有各方,安理会决定如果这些安全区受到威胁就要用武力来答复。我们现要需要迫切处理安全区的具体实施。

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充分地、必须地得到秘书长特别代表关于日内瓦讨论的进程的通报。正如我所说的,新西兰认为,这些谈判仍然提供了持久的政治解决的最佳希望,但是我必须强调,以下情况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谈判的进行产生一种结果大不利

于各方中的一方,如分割波斯尼亚或用武力获得领土。那只会播下未来大战的种子。这就是特别代表在日内瓦必须转达的信息,安理会必须继续十分密切地监测事态发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我以西班牙代表的身份发言。

安理会今天举行的辩论表明除了各方所采取的立场之外,我们大家对尽管国际社会至今做了努力,但是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可怕冲突仍在继续都同样感到痛苦和沮丧。

无论如何,西班牙理解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同今天表决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有同样的心情。特别是我们维护同基本原则非常相似的立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解决应以这项原则为基础。

我谨在这方面忆及西班牙同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一起最近在6月2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重申冲突的任何谈判解决必须以伦敦会议的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在万斯-欧文和平计划中得到归纳并具体是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人权和少数权利,不允许以武力夺取领土,继续向需要者提供和送达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对那些犯有战争罪行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者绳之以法。

然而,西班牙代表团在今天举行的表决中弃权,因为他深信我们所感觉到的痛苦、沮丧以至绝望不应使我们采取可能证明会有负面后果的措施并事实上会有损于那些设法帮助的人的措施。

的确,我们认为取消武器禁运,那怕是部分的,会导致暴力升级并将只会有助于增加平民百姓的苦难。毫无疑问的会发生的不仅是数量上而且是质量上的战斗升级,因为新的和更多的现代化武器流入并达到所有战斗人员的手中——不仅是一方的手中。

此外,这一决议草案中提议的措施在我们看来将是扩大冲突的风险升级,对整个地区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

我们决定中另一个考虑是深信取消武器禁运不符合维持联合国保护部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存在以及因此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将不能够继续他们帮助平民百姓的重要工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口的三分之二依赖这些机构生存。

我们还感到通过这一决议草案在这个时候不合适，因为它将引进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那可能会对日内瓦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希望在日内瓦会找到谈判解决办法，结束冲突。

在这方面，我还想忆及欧洲理事会在哥本哈根正式宣布它不接受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牺牲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强制推行的领土解决办法；同时，它表示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两主席有充分信心并敦促他们进行努力促进公正组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三个民族的公正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我们尤其认为我们现在不应放弃努力去实现执行安理会历次有关决议，特别是第836(1993)和844(1993)号决议——这件是最近通过的关于安全地区问题的。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哥本哈根承诺对秘书长的要求作出积极反应，即提供军队和其他资源为了加强保护安全地区，并向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发出呼吁尽他们的一份力量。

如果所有这些努力不能产生人们所希望的结果，西班牙和其他签署今年5月22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行动计划的国家一起准备在适当时候考虑采取新的和更加有利的措施而不预先判断和排除考虑任何这些措施。

然而，我们深信这一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们仍然有信心理智将占上风，各方将设法达成通过谈判达成冲突的解决。

最后我表示希望和坚定的愿望，即我们不久将看到安全理事会重新建立团结和凝聚力，这些不可避免的在今天的投票中受到影响。如果我们要成功的话，必不可少的是国际社会的份量应对所有各方显示出来，特别是对塞尔维亚一方，以便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



现在我恢复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权。

名单上已经没有别的发言者。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其目前阶段对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8点45分散会。